金史十四

第二十四之七

太祖諸子列傳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領軍監書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石顯　臘醅弟庶產　柏被弟散庶　烏春溫敦蒲剌睹

阿疎　鈍恩　留可

石顯孩懶水烏林荅部人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石顯陸梁不可制及昭祖沒于逼剌紀村部人以柩歸至孩懶水石顯與完顏部窩忽窩出邀於路攻而奪之柩揚言曰汝輩以石曾為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告于蒲

馬太寧與馬紀嶺劾保村完顏部蒙葛巴土等募軍追及之與戰復得樞衆推景祖爲諸部長自山耶悔統門耶懶土骨論五國皆從服及遼使昌撒曾林牙來索逋人石顯皆拒阻不聽命景祖攻之不能克景祖自度不可以力取遂以詭計取之乃以石顯阻絶海東路請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絶鷹路審無他意遣其酋長來石顯使其長子婆諸刊入朝曰不敢違大國之命遼人厚賜遣還謂婆諸刊曰汝父信無他宜身自入朝石顯信之明年入見於春蒐婆諸刊從遼主謂石顯曰罪惟在汝不在汝子乃命婆諸刊還而流石顯於邊地益景祖以計除石顯而欽撫有其衆與部人也婆諸刊嘗怨未發會沽刺渾水紇石烈部臘醅麻產起兵婆諸刊往從之及敗於暮棱水麻產先遁去婆諸刊與臘醅就擒及其黨與皆獻之遼主久之世祖謀使人言曰婆諸刊不還則其部人自知罪重因此恐懼不肯歸服遼主以爲然遂遣婆諸刊及前後所獻罪人皆還之

桓赧散達兄弟者國相雅達之子也居完顏部邑屯村雅達雅國相不知其所從來景祖嘗以幣與馬求國相於雅達雅達許之景祖得之以命肅宗其後撒改亦居是官焉桓赧兄弟嘗事景祖世祖初季父跋黑有異志陰誘桓赧

欲與為亂昭肅皇后往邑屯村世和肅宗皆從行遇桓赦
散達各被酒言語紛争遂相毆擊舉力相向昭肅皇后親
解之乃止自是謀益甚是時烏春窩謀平亦與跋黑相結
詭以烏不屯實甲為兵端世祖不得已而與之和間數年
烏春以其衆涉活論來流二水世祖親往拒之桓赦散達
遂起兵肅宗以偏師拒桓赦散達世祖畏其合勢也戒之
曰可和則和否則戰至酌嘗紺出水既陣成列肅宗使盆
德劾革議和桓赦亦恃烏春之在北也無和意盆德報肅
宗曰敵欲戰或曰戰地迫村墟雖勝不能盡敵宜退軍
誘之寬地肅宗惑之乃令軍少却未能成列桓赦散達乘
之肅宗敗走桓赦乘勝大肆剽略是役也烏春以父雨不
能前乃罷兵世祖聞肅宗敗乃自將經舍很點割兩水取
桓赦散達之家桓赦散達不知也世祖焚其所居殺略百
許人而還未至軍肅宗之軍又敗世祖至責讓肅宗失利
之狀使歡都治訶以本部七謀克助之復遣人議和桓赦
散達欲得盈歌之夫赤馬辭不失之紫騮馬世祖不許遂
與不木酋部下灰蒲察部撒骨出及混同江左右匹古敢
永北諸部兵皆會集為陣鳴鼓作氣馳騁桓赦恃其衆
有必勝之心下令曰今天門開矣惡以爾車自隨凡烏古
烏夫婦寶貨財產悉爾取之有不從者俘略之而去於是

波多吐水裴滿部斡不勃董阿附於世祖桓赦等從火焚之
斡不死世祖寧撫其家既定桓赦以舊地還之桓赦軍後
來蒲察部沙抵勃董胡補荅勃董使阿喜間道來告且問
昌慶將至吾屬何以待之世祖復命曰事至此不及謀矣
以衆從之自救可也惟以旗幟自別耳每有兵至則輒遣
阿喜穿林潛來令與軍察往還大道即故藩往來林中路
也桓赦至北隘甸世祖將出戰覘者來報曰敵至矣世祖
戒辭未失整軍速進使待於脫銘畝當是時狙赦兵衆世祖兵少衆寡不敵世祖
至軍士氣沮甚世祖忽知之而不敢言但令辦甲少憩以
水洗面飲麨水頃之士氣稍蘇息是時肅宗未敢於遼不
左軍中將戰世祖舁入獨與穆宗私語兵敗則疏肅宗
乞師以報讎仍令穆宗勿預戰事介馬以觀勝負先圖去
就乃袒袖韔弓服矢以縕袍下擁護前後心三揚旗三擲
鼓棄旗提劒身為軍鋒盡銃諸軍戰狙赦步軍以干盾進世
祖之衆以長槍擊之步軍大敗辭不失從後奮擊之桓赦
之騎兵亦敗世祖乘勝逐北破多退水為之赤世祖止
軍勿追盡獲所棄軍甲馬牛羊實以戰勝告于天地頒所
獲於將士各以功為差未幾桓赦達俱以其屬來降

灰猶保撒阿辣打招之不出撒胥出援阿魯紺出村世祖
遣人與之議和撒胥出謾言為戲耳我本欲和壯士
巴的蔥不肯和泣而謂我曰若果與和則美衣肥羊不可
復得是以不敢從命遂縱兵俘略隣近村墅有人從道傍
射之中口死卜灰之孀曰石魯曾石魯之母嫁于駙滿部達
魯拏勃董而為之妾達魯早喪族兄弟抹腮引勃董俱事
世祖世祖欲問石魯於卜灰謂達魯拏曰汝之事我不如
抹腮引之堅固也蓋謂石魯魯母子一彼焉一此焉以此撼
石魯石魯聞之遂殺卜灰而降石魯通於卜灰之妾常懼
得罪及聞世祖言或之使告于達魯拏曰將殺卜灰而來
汝待我于江伺卜灰睡熟輒刺刃於胷而殺之追者急七日
露鼻匿水中逮夜至江方游以濟達魯拏使人待之乃得
免久之醉酒而與達魯拏很爭達魯拏殺之
烏春阿跋斯水溫都部人以鍛鐵為業內歲歉策杖負擔
與其族屬來歸景祖與之處以本業自給既而知其果敢
善斷命為本部長仍遣族人盆德送歸舊部盆德烏春之
甥也世祖初嗣節度使叔父跋黑為副觀間誘桓誠散
達兄弟及烏春窩謀革跋黑為變信之
由是頗貳於世祖世祖使
人讓之曰吾父常[illegible]
人訴於世祖世祖使
忽吉長分人告汝有實狀殺

無罪人聽訟不平會
等輩舊人決爲長能統日下
朋爲襲故曲意慢撫遂
春不欲笑曰狗亂之子同
可爲親也烏春欲發兵而
部烏不屯亦鐵工也以
讓曰甲之來流
故輒取吾甲其亟以歸我
告之烏春曰汝不肯與我
喜及斯勒來斜烏喜政黑
既行斯勒曰我疾作將止
同行者強之使行既見烏
厮勒曰得甲則生否則殺
春自此益無所憚後數年
論來流水舍於水完部阿
月十大雨累晝夜不止冰
是桓赧散達亦舉兵世祖
而烏春過兩歸叔父
和者將以有爲也不欲遣歸
已遣之謂斯勒曰斜葛無
既行斯勒曰我疾作將止
同行者強之使行既見烏
厮勒曰得甲則生否則殺
春自此益無所憚後數年
論來流水舍於水完部阿
月十大雨累晝夜不止冰
是桓赧散達亦舉兵世祖
而烏春過兩歸叔父

達一戰而遂敗之韓勒部人乃舉事景祖至是亦有他
志徙于商畢愁忒村為遂以縱火誣歡都欲因此除去之語
在歡都傳中世祖薨孟乃攘其罪益乃終不自安徙居吐
窟村與烏春窩謀罕結約烏春舉兵度嶺世祖駐軍屋闊
村以待之進至蘇素海甸門旗相望戰世祖不親戰命肅
宗以左軍戰斜列辭不失助之徵異夢也肅宗束縵縱火
大風從後起火熾烈時八月野草尚青人盡燎烟焰張天
烏春軍在下風肅宗自上風擊之烏春人敗復獲孟乃獻
于遼而城蘇素海甸以撾之紇石烈鵬古廸麻產與世祖戰
於野鵝水世祖中四創軍敗鵬古廸使撻賑充罕等過青

見烏春賂諸部助之交結鵬古廸麻產求助於烏春烏春
姑里甸兵百十七人助之世祖與鵬古廸酣戰烏春
春助兵之次仍以不備鷹道賂之遂主使人至烏春問狀
烏春隱乃為譎言人告曰未嘗與鵬古廸為助也德鄰石之
北姑里甸之民所管不及此鵬古廸既敗世祖盡得烏春姑
里甸助兵一百十七人而使其卒長斡善斡脫往招其衆
繼遣斜鉢勃堇撫定之斜鉢不能訓齊其人蒲察部故石
跋石等誘三百餘人入城晝隔之世祖沿鷹道還斜列來
告世祖使歡都為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故石跋石
皆就擒世祖自將過烏紀也窒窩謀海村胡論加古部勝

昆勃堇居烏延部富者數請分一軍由所部伐烏春蓋以所部與烏春近欲自蔽故也乃使斜列躍盤以支軍道其所居世祖自將大軍與戰都合至阿不塞水嶺東諸部皆會石土門亦以所部兵來是時烏春前死窩謀罕聞知世祖來伐訴於遼人乞與和解使者已至其家世祖軍至窩謀罕請縱師盡以前所俘人歸之世祖使烏林荅故德黑勃堇往受所遺亡者窩謀罕以三百騎乘解來攻世祖敗之遼使惡其無信不復為和乃進軍圍之太祖衣短甲行圍號令諸軍窩謀罕使太峪瞽出城攻之太峪馳馬援槍將及太祖活臘胡擊斷其槍太祖乃得免斜列

至斜列水用郭赦計取先在烏春軍者二十二人烏春軍覺之殺二人餘二十人皆得入益以土軍來助窩謀罕自知不敵乃遁去遂克其城盡以前所俘人歸之諸部皆安輯馬穆宗常嘉郭赦功後以斜列之女守寧妻其子胡里罕烏春之後為溫敦氏裔孫曰蒲剌

溫敦蒲剌始居長白山阿不卒河徙隆州移里閔河蒲剌初從希尹征伐搤猛安謀克軍遇賊突出力擊敗之手殺二十餘人用是擢脩武校尉天德初充護衛遷宿直將軍與衆護衛射遠皆莫能及滄陵以王教衛賞之往曷懶路選可充護衛者使還搤旨走耶盧梳聲收使改遼州刺史

正隆伐宋召爲武翼軍副總管將兵二千至汝州南遇
宋兵二萬餘邀擊敗之手殺將十二十餘人是時萬汝兩州
百姓多逃去蒲剌拔集徠之復其業改莫州刺史徵爲太
子左衛率府率再遷隴州防禦使歷鎮西胡里改顯德軍
節度使致仕卒

臘醅麻產兄弟者活剌渾水訶隣鄉紇石烈部人兄弟七
人素有名聲人推服之及烏春僣謀守等爲難故臘醅
驍臘勃堇富者雄視胡什洛勃堇海羅勃堇斡苗火執
弟來此際結陶溫水之民尋不可制其同罕中有避之
徙於泓窄村野居女直中臘醅怒將攻之乃約爲古論
敗歸臘醅乃由南路襲斡苗火執野居女直勝之停略其家海羅
斡苗火胡什洛畏臘醅求援于世祖斜列以輕兵邀擊臘
醅等于屯喉吐村敗之盡得所俘臘醅麻產驅掠來流水
牧馬世祖至混同江與穆宗分軍世祖自如胥魯津倍道
兼行馬多乏皆留之路傍從五六十騎遇臘醅于野鵲水
日已曛臘醅兵衆世祖兵少歡都麾戰出入數四馬中創
死者十數世祖突陣力戰中四創不能軍穆宗自庵吐渾
津度江遇敵于蒲盧毘水敵問爲誰應之曰歡都問者射
穆宗矢著于弓箙是歲臘醅麻產使其徒舊賊禿孛又馳

及斡取户曾不滿牧馬四百及富者粘罕之馬合七百餘
公遣青嶺東與烏春窩謀罕交結世祖自將伐之臘醅等
僞降還軍臘醅復求助於烏春窩謀罕以姑里甸
兵百有十七人助之臘醅據蓦稜水保固險阻石顯孛婆
酷及婆諸刊皆獻之遼盡獲其兵使其卒長幹苦幹脫招
撫其衆使斜鉢撫定之復使阿离合懣察蓦稜水人情并
募兵與斜鉢合語在烏春傳世祖既没肅宗襲節度使麻
產據直孛錯水繕完營堡招納亡命杜絶往來者時閩温
水民爲之助招之不應使康宗伐之是歲白山混同江大
溢水與岸齊康宗曰阿鄰岡乘舟至於帥水舍舟帥水
而進使太祖從東路取麻產家屬盡獲之康宗圍麻產急
太祖來會軍於是麻產窘計亡在外其人棄夜突圍遁去太
祖曰麻產之家蕩盡矣走將安歸追之麻產不知太祖急
求己也與三騎來伺軍其一人墜馬下太祖識之問狀其
人曰我隨麻產來伺軍彼走者二人麻產在焉麻產與其
人分道走太祖命効魯古追東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
屋錯水失麻產不見急追之得遺甲於路迹而往前至大
澤濼淖麻產棄馬入葦太祖亦棄馬追及之與之挑戰
烏古論壯士活臘胡乘馬來問曰此何人也太祖初不識

麻産佯應曰麻産也活臘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馬
援搶進戰麻産連射活臘胡中二矢不能戰有頃
軍至闔之歡都射中麻産首遂擒之無有識之者活臘胡
乃前扶其首而視之見其齒豁曰真麻産也麻産張目曰
公等事定矣遂殺之太祖獻馘於遼
鈍恩阿里民忒石水紇石烈部人祖曰劾魯古父納根涅
世爲其部勃堇幹准部人台剌勃堇海葛安勃堇暴其赦
人斡辣、勃堇及諸弟屋里黑屋徒門抄略其家交扎略
而活里勃堇家侵及阿根涅所部稱宗使納根涅以本部
兵往治剌等行至蘇濱水輒慕人爲兵主者拒之輒抄

略其人遂攻烏古論部敵庫德入米里迷石罕城及斡
治訶來問狀止蘇濱水西納水汗村納根涅止蘇濱水東
屋邁村納根涅雖款伏而不肯徵償時甲戌歲十月也明
年八月納根涅遯去斡賽追而殺之執其母及其妻子以
歸而使鈍恩復其所
留可統門渾蠡水合流之地烏古論部人忽沙渾勃堇之
子詐都渾蠡水安春之忽沙渾之子也間誘奧純塢塔兩
部之民作亂敵庫德鈍恩皆叛而與留可詐都合兩黨揚
言曰徒單部之黨十四部爲一烏古論部之黨十四部爲
一蒲察部之黨七部爲一凡三十五部完顏部十二而已

以三十五部戰十二部三人戰一人也勝之必矣世祖降附諸部亦皆有離心當是時惟烏延部斜勒勃堇及統門水溫迪痕部阿里保勃堇等皆使人來告難斜勒達紀保之子也先使其兄保骨臘來既而以其甲來歸阿里保等曰吾等必不從亂但乞兵爲援耳穆宗使撒改伐留可使謾都訶伐敵庫德既而太祖以七十甲詣撒改軍中道以四十甲與謾都訶石土門之軍與謾都訶會于米里迷石罕城下而純恩將援留可聞謾都訶之兵寡以爲無備而未知石土門之來會也欲先攻謾都訶謾都訶石土門迎擊大破純恩兵來里迷石罕城遂降獲純恩敵庫德皆釋弗誅太祖至撒改軍明日遂攻破留可城城中渠帥皆誅之取其孳累貴而還烏塔塔城亦撤守備而降留可先在遼烏塔已脫身外由是皆未獲詐都亦詣蒲家奴降太祖釋之於是諸部皆安業如故久之留可烏塔皆來降

阿疎星顯水紇石烈部人何海勃堇事景祖世祖世祖破烏春還阿海率官屬二十人氏迎謁于雙宜大梁獻黃金五斗世祖喻之曰烏春本懲戢吾父撫育之使爲部長而忘大恩乃結怨於我遂成大亂自取滅亡吾與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數亦將終我死汝等當念

我竭力以輔我子弟若剛心一生則城亡如鳥舂矣阿海與衆跪而泣曰太師若有不諱衆人賴誰以生勿為此言未幾世祖没阿海亦死阿疎繼之阿疎自其父時常以事來昭肅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月餘乃遣歸阿疎既為勃堇嘗與徒單部詐都勃堇爭長肅宗治之乃長阿疎穆宗嗣節度聞阿疎有異志乃召阿疎鴈以鞍馬深加撫諭陰察其意趣阿疎歸謀益甚乃斥其畫復召之阿疎不來遂與同部毛睹禄勃堇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出兵攻之撒改自胡論嶺往略定潺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穆宗諫阿茶檜水益募軍至阿疎城是日辰巳間忽暴雨晦冥雷霆下阿疎所居既又有大光燁如雷隆隆阿疎城中識以謂破亡之徵阿疎聞穆宗來與其弟伏於偏室守阿疎城而歸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勃堇守阿疎城而歸金初亦有助者其一撒改父贈韓國公其一守阿疎城中同色者後賜特進云勃者以斥守阿疎城者二年矣阿疎在遼不敢歸毛睹禄乃降遼使來穆宗聞之使烏林荅石魯齊部且戒勃者令易衣服以戢與阿疎城中同色使遼使不可辨遼使至乃令勃者想象部哨督動車駝逐勃堇與俱至勃者下馬偕行車中已貫矢矣旗幟與阿疎城中如一遼使果不能辨勃者說同相攻干汝何事誰識汝

文太師入朝宣遼歸馬悉還使破其
城欲殺保先歸之阿疎以計却遼使
狄故保寖訴於遼遼使冥鳳來問狀且使備償
阿疎穆宗復使之候禿荅水人僞阻絕鳧路者而使鼈故
德部節度使言於遼平鷹路非已不可遼人不察也信之
穆宗收於土溫水謂遼人曰吾平鷹路也遼人以爲功使
使來賞之穆宗盡以其物與主候禿荅之人而不復備賞
阿疎遼人亦不復問阿疎無所歸後三年使其徒
紀王生女直界上
于遼及太祖伐遼
人不與爲言凡與遼往
室略定天德雲內宣
爲誰曰我破遼鬼也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
以爲刃則又曰若不
察盖以前後所獻罪
宗上遼便而疎始
貢馬服乘如貢
未息也爲不可以
乃弟取其爲平諸部

以為已軍號陣良
二有數蓋天軍其記
異與契丹俱來在元朝號
兵強其後契丹破走吳吳西
號東西吳歟後遼太祖得
族之號吳有其地號渤海
族世與遼人為昏因附姓
有十三部二十八落一百一帳三百六十二族甲午歲入
相破耶律謝十諸族建戰
春朱幾避歸于遼及遼主使使詰
合并為百姓有遼皇氏伊德皇氏
列傳第五

列傳第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燕郡公臣脫脫等奉
勅修

歡都 子浦山演 訛古乃 蒲查

歡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則同川居死則同谷葬土人呼昭祖爲勇石魯呼石賞爲賢石魯初娶扎薩部有夫女名罷敵悔責領東混同江蜀東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長曰達回幼曰淫簪昭祖與石魯謀取之遂往奎嶺石魯煨火於簪端而射蜀東水人怪

之皆走險阻久之無所復見却還所居昭祖及石魯以衆至攻取其貴族虜二女子以歸昭祖納其一賢石魯納其一皆以爲妾是時諸部不肯用條教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入于蘇濱耶懶之地賢石魯在之也其後別去至景祖時石魯之子劾孫舉部來歸居於安出虎水源胡凱山南是也歡都劾孫子世祖初襲節度使而跋黑以屬尊黨謀不可制諸部不肯受納東相繼爲亂歡都入與謀議出臨戰陣未嘗去左右斡勒部人盃乃曾祖時與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及烏春作難盃乃將與烏春合聞諸酋謀出水居人與之相結次先除去歡都會其家被火陰約隸人不歌束諸稱放火爲歡都胡十二人使注都來謂世祖曰不歌束來告曰前日之火歡都等縱之若不蚤圖盃乃兄弟也豈以一二人之故而疑之石虎酋勃勒謂曰不與兄弟構怨乎彼自取之又將尤誰不如與之便歡都被甲執戟而起曰彼爲亂之人也若取太師兄弟則亦與之乎今取我輩我輩決不可往若必用戰當盡力致死穆宴曰壯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此耳贈歡都以馬曰戰則乘此衆皆稱善世祖乃從見盃乃隔髖刺水而與之言曰不歌束既告縱火由歡都等謹當如約當先遣不歌束來不

歌棄至世祖於馬前殺之使至盃乃見之既而聞之放火者
盃乃家人阿出胡山也盃乃欲開此釁殺以証歃都云脫
酷寡產與世祖遇于野鵠水日已曛惟從五六十騎歃都
入敵陣驀擊之左右出入者數四世祖中劍乃止烏春窩
謀孛堇活剌渾水世祖既許之降遂還軍於是騷臘勃董
富者擬懶觀勝負不助軍而駈馬臘接懶先曾與臘酷寡產
合世祖欲因軍還而遂滅之駈馬前進接懶者貞惠皇后
之弟也歃都下馬執轡而諫曰獨不念第蒲陽溫與弟
婦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陽溫者漢語云幼弟也世祖母
弟中穆宗最少故云然穆宗德勤都言後以接懶女曷蘿
哂妻其子谷神太祖追寡產歃都射中其首遂獲之遠人
命穆宗太祖辭不失歃都俱為詳穩幹善幹脫以姑里甸
兵來歸使斜鉢勃堇撫定之蒲察部故石抜石等誘其叛
入城陷三百餘人歃都為都統往治斜鉢失軍之狀盡解
斜鉢所將軍大破烏春窩謀孛於斜堆擒故石抜石初耶
悔水納喝部撒八之弟曰阿注阿與人爭部族官不得直
來歸穆宗阿注阿之甥曰三濮曰撒達辭不失破烏春窩
謀孛城獲三濮撒達并獲其母以為次室撫其二子撒達
告阿注阿必為變不信而殺之撒達臨刑數曰後必知之
至是阿注阿果為變因穆宗晨出獵糾率七八人操兵入

宰尊禑辛門劼貞惠皇后及家人等歡都入見阿注阿曰
汝輩所謀之事柰何閨門養盛足劼貴矣使之驚恐耳
汝固識我盍以我爲質也耳三言之阿注阿從之貞惠皇
后乃得解而質歡都而撒改辭不失使人告急于猛所穆
宗亦心動罷猛中途逢告者曰午至阿注阿謂穆宗曰可
伐蔡女直知名官僚相結送我兄弟親屬由咸州路入
蒐國庫金甌馬與我勿惜歡都亦當送我至遼境然後還
而要穆宗盟穆宗皆從之遂執歡都及阿魯太鸞阿當不
太鸞等七人以衣裾相結與阿注阿俱行至遼境乃釋歡
都歡都至濟州實黃龍府使人馳驛要遮阿注阿當屬牆
縱其親人使去遂殺三濱斡其正等具報於遼乞遮阿注阿
遂入流之昌董城其後阿注阿悔恩卿土亡歸附于係業
女直因亂其官僚之室捕之不伏乃見殺穆宗襲位之初
諸父之子習烈斜魯及諸兄有異言曰君相之位皆渠輩
爲之奈何歡都曰汝輩若紛爭則吾必不默默但已襲聞
之遂帖然自是不復有異言者歡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
征伐之際遇敵則先戰廣延大議多用其謀世祖嘗曰吾
有歡都則何事不成肅宗時委任冠於近僚穆宗嗣位凡
國家事皆專委之康宗以爲父叔舊人尤加敬禮多所補
益康宗十一年癸巳二月得疾避暑於米里每水亹年六

十二丧歸康宗親迎於路送至其家親視葬事天會十五
年追贈儀同三司代國公明昌五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忠敏子谷神謀演谷神別有傳謀演當阿注阿之難從
截都代爲質後與宗峻俱侍太祖宗峻坐謀演上上怒命
坐其下亭堇老亭論枝合汝轄拔速三人爭千户上曰波
堇能如截都父子有勞於國者乎乃命謀演爲千户三人
者皆隸焉其眷顧如此天輔五年十二月卒天會十五年
贈太子少傅
治訶系出景祖居神隱水完顏部爲其部勃堇與同部人
犯里勃堇幹泯水浦察部胡都北勃堇厥都勃堇泰神咸
保水完顏部安圖勃堇統入門水盈迪古部居星蓋勃堇
俱來歸仝之爲國自此益大肅宗卜桓赦已而失利世祖
命歸治訶以本部謀克之兵助之治訶與歡都常在世
祖左右居則與謀議出則從行陣未嘗不在其間天會十
五年贈銀青光禄大夫明昌五年贈特進謚忠濟與代國
公歡都特進勃者開府儀同三司盆納儀同三司拔達俱
配享世祖廟廷治訶子阿魯補治訶之子爲人躬偉多智略方於戰未冠從軍下
咸州東京遼人來取海州從勃堇慶百生擒道遇重敵力

敢斬首千級從討黃巢古坎黃
巢破敗之王師會補拘北地招降營帳二四民戶數千時已
下西京閿毋攻應州未下退營於州北十餘里夜遣阿魯
補率兵四百伺敵城中果出兵三千來襲阿魯補與之
遇斬首百餘生擒馬六十後繼兵二萬出馬邑之境以千兵
擊之斬首數百餘匹并王宗奭討張覺於平州聞應
州有兵萬餘來援遣阿魯補與阿里骨迎擊之斬首數千
生擒數百餘來降統制以兵三千攻敗之乾符廣劃道病卒代領
其兵漫從其兄廣劃率兵三萬帳三千餘帥四十與僕固文下
黃巢圍許州降其軍及營帳三千餘帥四十與僕固文下
義州宗奭伐宋與郭藥師戰于白河宗奭命阿魯補以三
千騎破敵七百進
淮南援兵斬其二將又
破阿魯補先以偏師營於
真定庫物賞之為長
井陘遂下鼉城師自
康王留相州六名而
百濼出其後擊敗
先至阿魯補與其

集校二白騎出戰大敗其衆生擒數人餘衆走入大軍既克
永靜攻滄州敗大名救兵遂下泊州殺捕頭攻景州憑城
人襲叛阿魯補先至城下城中出兵來戰敗之執其守佐
進與浦魯懽東信德軍深壬宗弼取薄德阿魯補以步兵
五千赴之大名境內多盜命阿魯補留屯其地賊犯垂縣
間阿魯補至即潰十六追襲一晝夜三戰三捷餘衆皆降以歸
德宗弼襲康王既渡淮阿魯補以兵四千館於州總督江
淮閫戍將以討未附都縣遂攻下太平州據其城廬州叛
以保師討之敗其酋六千餘人復破滁二萬於清
斬首五百張永合步騎數萬來戰阿魯補兵止二千敵

第之阿魯補潰圍力戰竟敗之追殺四十里獲馬三百匹
還再攻廬州與迪古乃敗敵萬衆於城東至廬州麾兵五
百出戰敗之斬其二校師還宗弼邀陝西道闔大名復叛
遣阿魯補經畧之獨與譯者至城下招之大和果降翌日
下令民間兵器悉上送官於是吏民按堵如故爲大名開
德路都統兼兩建阿魯補先入汴京備變明年除歸德尹
廢齊國已執劉麟阿魯補先入汴京內省使宗弼復河南阿魯補先
割河南地與宋入爲藩臣河南路都統宋兵來取河南
濟河撫定諸都再爲歸德尹河南路都統宋兵來取河南
地宗弼召阿魯補與許州韓常潁州大臭陳州赤盞暉皆

會於汴阿魯補以敵在近不赴而宋將岳飛劉光世等
果乘間襲取許潁陳三州考郡皆嚮應其兵犯歸德者阿
魯補連擊敗之復取亳宿等州河南平阿魯補功最皇統
五年爲行臺參知政事授世襲猛安兼合扎謀克改元帥
右監軍婆速路統軍歸德軍節度使累階儀同三司其在
汴時嘗取官舍材木構私第於恩州至是事覺法當議勲
議親海陵嘗在軍中惡阿魯補詔曰若論勲勞更有過於
此者況官至一品足以酬之國家立法貴賤一也豈以親
貴而有異也遂論死年五十五阿魯補以將家子從征伐
屢立功歷官有惠愛得民心及死人皆惜之大定三年贈

儀同三司詔以其子爲右衛將軍襲猛安及親管謀克賜
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綃三百疋

胥鼎冶訶子善騎射有材幹討檀赦散達烏春窩謀罕
留可之叛皆有功從太祖伐遼胥鼎從宗雄戰寧江州出河
店破遼主親軍皆以力戰受賞襲其父謀克領秦王宗翰
千戶攻下中西兩京宗翰伐宋圍太原未下宗翰還西京
胥鼎守太原是時汾州圍柏榆次嵐
憲潞皆有兵來援胥鼎凡四戰皆破之大軍圍汴胥鼎引
萬戶軍屢敗其援兵憲潞等州復叛胥鼎引兵復取之并
收撫保德火山而還後領軍鎮冀還在職十二年天會八

年授世襲猛安天眷初爲天德軍節度使致仕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卒年八十五子喜哥襲猛安加宣武將軍

訛古乃冶訶子姿質魁偉年十四隸秦王宗翰軍中常領兵行前爲偵候及大軍襲遼主訛古乃以甲騎六十追遼招討徒山獲之又以七騎追獲遼公主牙不里以獻有軍來爲遼援方臨陣中有躍馬而出者軍帥謂之曰爾能爲我取此乎訛古乃曰諾果生擒而還問其名曰同瓜蓋北部中之勇者也訛古乃善馳驛日能千里及伐宋夔遣將命以行天會八年從秦王在燕聞余睹反於西北秦王令訛古乃馳驛以往訛古乃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皇統元年以功授寧遠大將軍豪刺唐古部節度使王年授千戶六年遷西北路招討使九年再遷天德尹西南路招討使天德二年召見四年遷臨洮尹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年五十三

蒲查自上京梅堅河徙也天德初爲元帥府扎也使於四方稱職按事能得其實領猛安皇統間除同知開遠軍節度使斥候嚴整邊境無事正隆初爲中都路兵馬判官是時京畿多盜蒲查捕得大盜四十餘人百姓稍安改安化軍節度副使大定二年領行軍萬戶兗邳州刺史知軍事領本州蒙古管所屯九猛安軍昌武軍節度使山東副都

統撒改南征元帥府以蒲查行副統事入爲太子少詹事
再遷開遠軍節度使襲伯父總管西北路招討使卒蒲查性廉潔忠直臨事能斷凡被
任使無不稱云
贊曰賢石魯與昭祖爲交歡都事景祖世祖爲之臣蓋金
自景祖始大諸部君長之父始定故傳異姓之臣以歡都
爲首治詞雖宗室與歡都功故列叙焉

開儀會司莊國録臺國軍事前守書侍相監修國史領經事郡總裁臣脫脫奉

列傳第七

宗雄

太祖諸子

宗傳本名訛魯觀　宗傑本名没里野　宗強本名阿魯　爽本名阿鄰　可喜　阿瓊

宗敏本名阿魯補　元

太祖聖穆皇后生景宣帝豐王烏烈趙王宗傑光懿皇后生遼王宗幹欽憲皇后生宋王宗望陳王宗傳潘王訛魯宣獻皇后生睿宗豳王訛魯朶元妃烏古論氏生梁王宗

弼衛王宗強蜀王宗敏崇妃蕭氏生紀王習泥烈息王寧
吉菅王燕孫娘子獨妃可宗鄴王許忽宗幹宗望宗弼自
有傳
宗雋本名訛魯觀天會十四年爲東京留守天眷元年入
朝與左副元帥撻懶建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俄爲尚書
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陳王二年拜太保領
三省事進封兗國王既而以謀反誅
宗傑本名沒里野天會五年薨天會十三年謚孝悼天眷
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長子亶爲會寧郡王後爲上京
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統三年薨子阿櫻撻懶海陵爲相
將謀弒立攽而殺之海陵篡立并殺宗傑妻大定間追宗
傑太師進封趙王
宗強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紀王三年仗宗固爲燕京留
守封衛王大師皇統二年十月薨輟朝七日喪至上京上
親臨哭之慟仍親視喪事子阿鄰可喜阿瑣
爽本名阿鄰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正隆二年除橫海軍
節度使改安武軍留守師奉朝請海陵將伐宋嚴酒禁爽
坐與其弟阿鎖及從父兄亨徒單貞會飲被杖下遷歸化
州刺史奪猛安未幾復除安武軍節度使海陵渡淮分遣
使者剪滅宗室爽冥匿不知所出會世宗即位東京宗室

璋推奕弟阿瑣行中都留守遣人報奕奕棄妻子来奔與
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東迎車駕至梁魚務入見世
宗大悅即除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溫王改祕書監毋
氏尋起復遷太子太保進封壽王頃之世宗第五女蜀國
公主下嫁唐括鼎賜宴神龍殿謂奕曰朕與卿兄弟在正
藩時朝夕常懼不保豈意今日頼爾兄弟之福可以享安
樂矣奕泣下頓首謝未幾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奕
有疾詔除其子符寶祗候思列爲忠順軍節度副使奕入
謝上曰朕以卿疾使卿子遞官輦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
少未閑政事卿訓以義方使有善可稱別加升擢奕疾少

閒謝從上如凉陘賜錢千萬進封英王尋太子太傅復進
襲爵安定郡封榮王改太子太師顯宗長女鄭國公主下嫁
烏古論誼賜宴慶和殿奕坐西向迎夕照面發赤紗醉上
問曰卿酔耶對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紅也上悅顧謂
臣曰此兒出言未嘗不實自小如此因謂顯宗兄弟曰汝
等可以爲法以奕貴用有闕特賜錢一萬貫二十三年奕
疾久不愈勑有司日榮王告滿百日當給以王俸既薨上
悼痛輟朝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綃四百匹陪
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王之葬朕以不
果親送爲恨其見友愛如此

可喜以宗室子累官唐括部族節度使降忻州刺史海陵遣使殺之可喜聞世宗即位棄州来歸與其兄歸化州刺史阿鄰會于中都阿鄰留守事可喜謂阿鄰曰阿瑣愚戇恐不能撫治欲少留以助之阿鄰乃行可喜留中都聞世宗發東京乃迎見于蘇吉鋪除兵部尚書佩金牌將兵往東京行至中都聞南京已定遂止可喜材武過人狠戾好亂自以太祖孫頗有異志世宗初至中都倥傯多事意從諸軍未暇行賞或有怨言昭武大將軍幹論正隆末被詔佩金牌取河南兵四百人監完顏彀英軍于歸化次彰德會獨吉和尚持大定赦文至和尚使人招之幹論不聽率兵來拒和尚亦以所將浦鲁兵列陣待之幹論兵皆不肯戰遂請降和尚邀之入相州收其甲兵置酒相勞幹論托腹疾不肯飲至夜已張燈時出門與其心腹密謀欲就執和尚稍具乃矢和尚覺之佯為不知使其從者追而伺之幹論不得發上至宇都近郊幹論上詣里也幹里朵與俱来俱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幹里朵為人狡險表圖事幹論耶兵于河南統軍使施酒謁上亦撫慰之幹論自慊初無降志及河南統軍司令史德宗殺逆構殺韓王亨世宗疎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初

已領其職因而授之完顏布輝為副統以罪解職居京師

於是司喜幹論孛惟忠幹里朶璋布輝謀欲因處從軍士
怨望作亂幹論曰押軍猛安沃窟剌必不違我惟忠曰惟
忠嘗爲神翼軍經管有兩銀牌尚在可以矯發內藏賞士
萬戶高松與我舊必見聽衆曰若得此軍舉事無難矣幹
論往約沃窟剌沃窟剌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語
在松傳大定二年正月甲戌上謁山陵可喜中道雅疾而
歸乙亥夜召幹論惟忠幹里朶璋布輝會其家沃窟剌以
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
獨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剌詰旦自首既下詔獄可喜
不肯自言其始謀及與幹論面質然後款伏上念兄弟少
太祖孫惟數人在惻然傷之詔罪止可喜一身其兄弟並
孫皆不緣坐遂誅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剌等其沃窟剌
下謀克士卒皆釋之除璋布輝彰化軍節度使布輝濬州防禦
使辛巳詔天下是日賜扈從萬戶銀百兩猛安五十兩謀
克紿十匹甲士紿五匹錢六貫阿里喜以下賜各有差
阿瓚宗強之幼子也長身多力天德二年以宗室子授奉
國上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居於中都海陵伐宋以左
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事佩金牌守管籥甚
重宗即位東京阿瓚與璋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等入
留守府殺沙离只府判扶撚撒改弟喝衆以阿瓚行留守事

璋自署同知留守事即遣謀克昌家奴烏林荅愚蒲察蒲
查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等奉表東京大定二年授橫海
軍節度使賜以名鷹詔曰卿方年少宜自戒慎留心政事
改武定軍以母憂去官起復興平軍節度使賜以襲衣廐
馬遷廣寧尹坐臧一萬四千餘貫詔杖八十削兩階解職
入見于常武殿上曰朕謂汝有才力使之臨民今汝在法
當死朕以親親之故曲貸為全義當思自今戒懼勿復使惡
聲違于朕聽改平涼濟南尹卒官年三十七上命有司致
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
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統三年爲東京留
守拜左副元帥兼會寧牧進拜都元帥兼判太宗正事
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　行臺尚書省事封曹國
王海陵謀弒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構誣以除之時熙
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王喜殘殺而國家事
重柰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爲指斥構害
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弒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
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杰俘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
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土刃擊宗敏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

左右走避膚髮血肉狼藉遍地君王乃殺宗敏問於衆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蟣蝨耳何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為大師進封爵妃蒲察氏進國號封子撒合輦舒國公賜名褒進封王阿里罕封密國公正隆六年契丹撒八云海陵遣使殺諸宗室阿里刺為安武軍節度使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阿虎特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不能飲上怒仗劒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元俱至上益怒是時尚書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跡其陵常勝乃熙宗之弟褒曰無罪上常勝乎海陵餘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撒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意謂己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褒與秉德初意不在海人望不除之將不得立故心忌常勝并阿撒見時阿撒方為奉國上將軍河南等士孫進自播皇弟按察大王熙宗疑皇弟二字或在常勝也使特思鞫之無狀特思乃嘗疑海陵與唐括辯時時籍議者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嘗勝心因此可以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又有端不稱他人

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常勝查剌特思謁不以實故出之矣應宗以爲然使唐括辯蕭斡按問特思特思自証服故出常勝罪於是乃殺常勝及其弟查剌并殺特思海陵聚此并擠阿撒殺之阿撒弟捷撒懇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既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懇宗以海陵爲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詐也海陵篡立追封常勝查剌阿撒官爵親臨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諸王侍食于清輝殿曰或稱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謂詐睢盱殺人空虛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者也元子育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留守遷大宗正丞兼勸農副使上問宰臣曰合住爲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對曰爲人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陽温胙王元外若愿訥臨事明敏過人朕於兄弟間於元尤欵密贊曰太祖躬擐甲冑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畧材識足以遂父之志傳及大宗而諸孫享其成矣

列傳第七

開府儀同三司行國子監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官臣滕脫　奉

勅修

撒改　宗憲本名阿魯不　習不失

宗亨本名胡剌　宗賢本名賽里　石土門

忠本名迪古乃　思敬本名撒改

撒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劾者之長子世祖之兄子也劾者於次最長景祖方討定諸部愛世祖膽勇材畧又諸子長國俗當異宮居而命劾者與世祖同邸劾者專治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使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

志也穆宗初襲位念効着長兄不得立遂命撒改為國相穆宗薨請父兄趾業鋤除強梗不服已者使撒改取馬紀嶺道攻阿疎穆宗自將朋阿疎城下會軍撒改行次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勃董來謁謂撒改曰聞國相將與太師會圍阿疎城下此為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潘蠧星顯之路洛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從之攻銳恩城請濟師穆宗與之撒改遂攻下銳恩城而與穆宗來會阿疎城下銳恩在南阿疎在北穆宗初遣撒改分道即會攻阿疎聞其用斜勒計先取銳恩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之又遼使來止勿攻阿疎然後深入先取銳恩城為功也又以國相都統討留可詐都塢塔等軍而阿疎亡入于遼終不敢歸留可詐都塢塔銳恩皆降康宗及太祖稱都勃極烈與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水人民撒改統之明年甲午嗣節度命方至遼主荒于遊畋政事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九月與遼人戰于界上獲謝十太祖使告克于撒改賜以所獲謝十乘馬撒改及將士皆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必自此始矣遣子宗翰又完顏希尹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于鳥春子鴨子河師還十二月太宗又撒改詣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

祖即位撤改行國相如故伐遼之計決於迪古迺贊成大計實自撤改啓之撤改自以宗室近屬且長多繼肅宗為國相既貴且重故身任大計贊成如此諸人莫之或先也太祖即位後群臣奏事撤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撤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起之主人拜上亦荅拜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焉七月太宗為請版勳極烈撤改國論勃極烈辭不失阿貫勃極烈昊國論昊勃極烈勃極烈女直之尊官也太祖自正位號凡半歲未聞有封拜太宗介弟優禮絕等昊母弟之最幼者撤改辭不失以宗室同封拜九月加國論胡魯勃極烈天輔五年薨太祖往弔乘白馬努額哭之慟及葬復親臨之賜以所御馬撤改為人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好嫁孀自始為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撤改每以宗臣為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為其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正隆隆封陳國公大定三年改贈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忠毅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宗翰宗憲宗翰別有傳

宗憲本名阿懶頗行女直字書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

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
賞久之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
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
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
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與
我合由是器重之擢懷寧尹尚書右丞兼修國史累官尚書左
丞熙宗嘗謂之曰卿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為不
當與今復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
盡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初熙宗以疑似殺左
丞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深閔惜之謂宗憲曰希尹有大
功于國無罪而死朕將録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
深念希尹録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由
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復希尹官爵用其孫守道為應
奉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蠲恩止及女直人宗憲
奏曰莫非王臣慶幸豈可有間動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轉
行臺平章政事天德初為中京留守安武軍節度使封河
內郡王改太原尹進封鄆王正隆例奪王爵再遷震
武武定軍節度使世宗即位遣使召之詔曰叔若能來宜

遠至此若爲紀石烈志寧向
聞世宗即位先已棄官來歸與使者遇於中都遂見上干
小遷口除中都留守即遣赴任詔與元帥完顏謀良虎同議
軍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僕散忠義自行臺朝
京師宗憲攝行臺尚書省事召爲太子太師上謂宗憲曰
卿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謹訓導之俄拜平
章政事太子太師如故詔以太祖實錄賜宗憲及平章政
事完顏元宜左丞紀石烈良弼判秘書監溫王奕各一本
移剌高山奴前爲寧州刺史以貪污免世宗以功臣子孫
宗族中無顯仕者以爲祕書少監是時母喪未除有司奏

其事宗憲曰高山奴傲狠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
以其父祖有功耳既爲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追還制命
因顧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
等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
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爲考詔下尚書省議宗憲乃上
議曰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
改爲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
退不肖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
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輟朝悼惜者久之命
百官致奠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綃五百匹

習不失本作辭不失後定爲習不失昭祖之孫烏骨出之
次子也初昭祖久無繼嗣與昭順皇后徒單氏禱於耳而
生景祖及烏骨出烏骨出長而酗酒褻悖其母昭祖没徒
單氏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徒單氏自以爲
事而景祖乃得免習不失襲捷能左右射世祖襲爵屢有
宗與拒桓赧散達戰於訛打懣兽紺出水已丹失利世祖至軍
吏士無人色世祖使習不失先陣於脫豁改泵而身出搏
戰敗其步軍習不失自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
九矢不能馳遂步趨而出方戰其外兄烏荅名善射居敵
騎中將射習不失熟視識之呼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
乎何爲推鋒若前如此以弓矢射殺馬首而去是役也習不
失之功居多桓赧散達既敗習不失馬棄陣中者亦自歸
世祖嘗疑术甲孛里篤或臨陣爲奉等爲變遣習不失單騎
往觀孛里篤與忽魯盌酒樂工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
昵昵若將執己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之外棄馬而歸其
勇趫如此盃乃約爲春舉兵世祖至蘇素海春與烏春遇
肅宗前戰斜列習不失佐之束縵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
春執盃乃以歸太祖獲麻產獻馘于遼遼人賞功穆宗太
祖歡都習不失皆爲詳穩焉後與阿里合懣幹帶俱佐撒
改攻留可城下之太祖伐遼使領兵千人夾侍左右出河

庶之役惟晉不失之策與太祖合卒破十萬之師挫其軍鋒遂與太宗撒改等勸進收國元年七月與太宗撒改皇俱爲勃極烈晉不失爲阿買勃極烈云天輔七年太宗與晉不失居守鄆王昂違紀律失衆法當死於是遼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三月世宗生晉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之令國家迭有大慶可減昂以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爲說太宗然之遂杖昂以聞太祖每伐遼輒命晉不失與太宗居守雖無方面功而倚任與撒改比侔矣是歲七月薨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奉迎謁見恐太祖感動而疾轉亟不敢以薨告太祖輒問曰阿買勃極烈安在太宗給對曰今如至矣正隆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曹國公大定三年進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庭謚曰忠毅子鶻沙虎國初有功天會中爲真定留守子撻不也

宗尊本名撻不也性忠謹天輔初以宗室子充護衛擒宗磐宗儁有功加忠勇校尉遷昭信校尉尚廐局直長三年陞本局副使丁父憂時宗正官屬例以材選宗尊在選中遂起復爲淑溫特宗室將軍改會寧府少尹歷登州刺史改蔚州刺史澤州定爲時滿群牧使同知北京路轉運使改澤州定國軍節度使海陵庶人南伐以本職領武陽軍

都總管過淮世宗即位以手詔以賜宗寧寧得詔即入朝
大定二年授右宣徽使未幾為西北路安馬都統以討契
丹賊右副元帥僕散忠義與禹翰遇于花道宗寧與左翼
萬户蒲察世傑等以七謀克軍與之戰失利及禹翰敗其
黨括里孔八率衆南奔宗寧追及之孔八詐称降宗寧信之
棄囊橐入畜多自有之括里扎八亡入于宋坐是降為寧
州刺史

宗賢本名賽里習不失之孫也從都統杲取中原襲遼帝
于鴈門樂宗翰使接懶襲取律馬哥都統使蒲家奴及賽

里等以兵助之蒲家奴使賽里斜野義浦胡撻達等占廒
刻即律兵十等各率兵分行招諭撻達等留守迪越家人輸
重并降群牧官木盧先得馬甚多逐水草牧之賽里等
趨業送遂以偏師深入敵邊擊之撒合戰沒蒲家奴至旺
國崖西賽里兵會之累官至左副點檢天眷二年方捕宗
傷賽里坐會飲其家奪官馬皇統四年授世襲
謀克轉都點檢封酆國公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兼中
書令進拜太保左丞相監修國史罷為左副元帥無何復
為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故進太師領三省事兼都元
帥監修國史世為南京留守領行臺尚書省事復為左副

元帥兼西京留守开府太保領三省事復為左丞相兼都
元帥賽里自護衛未干生位兼將相常感激思自効以報
朝廷雖於悼后為母黨后專政大臣或因之以取進用賽
賽里勸熙宗選後宮以廣繼嗣不少顧忌於后后以此怨
之與海陵同在相位未嘗少肯假借海陵雖尊而心憚賽
里外以屬尊加礼敬而內堂忌之海陵知悼后怨賽里因
與后共力排出之賽里亦不以是少變胖王常勝死熙宗
納其妻宮中頃之殺悼后及死數人將以常勝妻為后未
果也及海陵弑熙宗將議立后召諸王大臣賽
里聞召以為信然將入宮謂人曰上必欲立常勝妻為后
我當力爭之又被執簡以為熙宗將立常勝妻而先殺之
也曰誰能為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主上左右無助
耳遂遇害
石土門漢字一作神徒門耐懶路完顏部人世為其部長
父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父
矣景祖時直离海使部人邀孫來請復通宗屬不系景祖留邀
孫歲餘厚其饋禮飲食善遇之及還以牸牛數雙為贈結
其驩意父之耶懶歲饑景祖與之馬牛為助糴貸使世祖
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离左右世祖疾愈辭

歸與握手爲別約它日無相忘石土門體貌魁偉勇敢善
戰聲直于友疆記辯捷臨事果斷世祖襲位交好益深鄰
部不悅遂合兵攻之石土門使弟阿斯蒽率二百人南下
拒敵敵兵千人已出其東擾高泉石土門將五千人迎擊
之敵將斡里本者勇士也出挑戰石土門射中其馬斡里
本又射射中石土門股石土門拔箭戰愈力阿斯蒽與勇
士七人步戰殺斡里本諸部兵遂敗石土門因招諭諸部
使附於世祖世祖嘉之後伐烏春窩謀罕及鈍恩秋車德
等皆以所部從戰有功弟阿斯蒽率及終喪大會其族
太祖率官屬往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烏自
東而西太祖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
曰烏爲人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也即以金版獻之後
以本部兵從擊高麗及伐遼功尤多王師攻下西京賜以
金牌甘子蟬蠶從行上語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遼侯
其獲當以爲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
乃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喜其至親出
迎勞勉聞黃龍府叛與睿宗討平之睿宗賜以奴婢五百
人師還賞賚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
王子習失思敬
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門之弟太祖器重之

將舉兵伐遼而未決也欲與迪古乃計事於是宗翰宗
望頗希尹皆從君數日少間太祖與迪古乃馬眉而語曰
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為我決之遼名為大國其
實空虛主驕而士惰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扶義而
西君以為如何迪古乃曰以王公英武士飛樂為用遼帝
荒于敗獵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
婆盧火來徵女迪古乃以兵會師收國元年十二月上禦
遼主兵於宋割迪古乃與銀术哥守達魯古路二年與斡
魯浦察合幹魯古討高永昌破其兵東京降遂與斡魯古
拏御耶律担里敗之于蒺藜山拔顯州乾惠等州降天輔
二年與魯宗室俱入見上曰遼主近在中京而政亂衆叛
之三千太祖駐軍鴛濼迪古乃出德勝口以代石
鷄鳴山奉聖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勝口以代石
門為耶懶路都勃堇三年以耶懶地薄斥國遷其部於
蘇濱水仍以木實勒之田益之熙宗即位加太子太師十
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天德二年
追封金源郡王
習室康宗時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習室從斡賽軍太祖
攻寧江州習室惟鋒力戰授猛安後從斜也克中京襲遼帝
主于鴛鴦濼會山敗再李良輔兵與妻室俱獲遼帝

于余睹公宗翰伐宋與銀术可圍守太原明年攻襄垣下
潞城降西京汴元帥府以懷孟北阻太行南瀕河控制
險要使習室統十二猛安軍鎮撫之於是殄平寇盜招集
流亡四境以安天會五年薨熙宗時贈特進大定間謚威
敏世宗思父祖大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勳業最著者
圖像于衍慶宮遼王斜卓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
賛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撒改魯王闍母金
源郡王銀术可隋國公阿离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
公浦家奴金源郡王撒離喝兗國公劉彥宗特進斡魯古
齊國公韓企先并習室乃二十一人初海陵罷諸路禹之
置蘇濱路節度使世宗時近臣奏請改蘇濱爲耶懶猛
安子孫襲封者可改爲耶懶猛
安以示不忘其初
思敬本名撒改押懶河人金源郡王神土恩之子辭不失
弟也初名思恭避顯宗諱改焉體貌雄偉美鬚髯純直有
材幹年十一從其父謁見太祖太祖在納隣淀方徵因詔
從獵射黃羊獲之太祖賜以從焉宗翰自太原伐宋從其
元胄室攻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從完顏活女涉渡河下

洛陽園沐皆有功師還錄遼王宗幹奎下太宗幸東京温
湯恩敬權護衛押衛卒百人從行領謀充從征未見論有
功遂充護衛天眷二年以補宗盤宗隽功遷昭武將軍燕
宗補魚混同江網索絶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
繫網大繩沉於水中燕宗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恩
敬躍入水引宗敏出燕宗稱嘆賞賚甚厚擢右衛將軍襲
押隨路萬户授世襲謀克七年召見賜以襲衣廐馬錢萬
貫及歸復遣使賜弓劒是年入為工部尚書改破前都點
檢無何為吏部尚書天德初為報諭宋國使宋人以舊例
請觀錢塘江潮恩敬不觀同我國東有巨海而江水有大
於錢塘者竟不往使還拜尚書右丞徙為貞定丑用廉封
河内郡王徙封鉅鹿丁母憂起復本官改益都尹正隆二
年例奪王爵改慶陽尹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討使封濟
国公兼天德軍節度使俄為北路都統佩金牌及銀牌二
禦遠斥候賊至則戰不以書夜為限詔孛古底曰爾女少
思敬未至不得先戰僕散忠義敗窩斡於陷泉詔思敬選
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將本路女二千夸孛古
底視地形衝要或于狗渠屯駐伺契丹賊出沒之地置守
新馬三千備追襲窩斡入于奚中思敬為元帥右都監以
護領軍入奚地張哥宅會大軍討之敗偽節度特末也獲

二百餘人城降浮稍合住與其黨神獨斡執窩斡并其妻
徐輦妻子家屬及金銀牌印詣思敬降思敬獻俘于
京師賜金百兩銀千兩　四十端玉帶厩馬名鷹拜右
副元帥經畧南邊駐山東麗為西京留守復拜右副元帥
仍經畧山東初猛安謀克户雜處欲使相聚居之遣
戶部郎中完顏讓往元帥府議之思敬與山東路總管徒
單克寧議曰大軍方進伐宋宜以家屬權寓州縣量留軍
衆以為備禦俟邊事寧息猛安謀克各使聚居則軍民俱
便遂奏上從之其後遂以猛安謀克自為保聚其田土與
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還京師以為北京
留守賜金鞍勒馬七年召為平章政事先是省併猛安謀
克及海陵時無功授猛克者皆罷之失職者甚衆思敬請
量才用之上從其請思敬前為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為
妾至是其兄乞離畀其妾畏思敬在相位不敢去詔還其
家九年拜樞密使上疏論五事其一女直人可依漢人以
文理選試其二契丹人可分隸女直猛安其三鹽鐵官可
罷去其四與猛安同勾當副千戶官亦可罷其五親王府
官屬以文資官擬注教以女直語言文字上皆從之其後
女直人試進士次公衡兄厄古鑑徒單鎰完顏匡華皆由

此致宰相實思敬啓之也父之上謂思敬曰朕欲修熙宗
實錄卿嘗為侍從必能記其事迹對曰熙宗時內外治得
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
上大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大定十三年薨上報
朝親臨喪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賜加厚葬禮悉從官給孫
吾但未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威將軍發速濱路寶鄰山
猛安
贊曰効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撤改治國家定社稷尊立
太祖深謀遠略為一代宗臣實奚哉習不失舊人之懿
著勳五世易曰有子考無咎其此之謂乎始祖與季弟異
部而處子孫俱為強宗政遼之策卒定于迪古乃豈天
道陰有以相之邪

列傳第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国錄尚書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国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幹魯古勃董　婆盧火

幹魯　幹魯古　勃董　婆盧火

五孔忽　闍母　宗叙　本名德壽

幹魯韓國公幼者第二子康宗初蘇濱水合國部幹諧勃董及幹準職德二部有異志幹帶治之幹魯為之佐遂伐幹諧拔其城以歸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幹魯每疾病幹魯代將其兵者數月幹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幹魯用之卒城高麗收國二年四月詔幹魯

統諸軍與閭毋浦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統幹魯古等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耳此非有遠大計其亡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我舊矣易為招懷如其不從即議進計無事多殺高永昌渤海人在遼為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鼈口永昌見遼政日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覬覦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而多殺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其戍卒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改元隆基遼人討之又不能克永昌使撻不野約合以擊永昌不野與胡沙補陛辭不遂且請還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藥師奴与撻不野往招諭之幹魯方趨東京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勃董烏論石準與戰於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幹魯与遼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使家奴鐸剌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幹魯僞胡沙補撒八往報之會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緩師耳幹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來拒遇于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援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款當勵以王爵仍遣係遼籍女直胡突古來高永昌使撻不野與胡沙補陛辭不遂且請還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藥師奴与撻不野往招諭之幹魯方趨東京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勃董烏論石準與戰於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幹魯与遼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使家奴鐸剌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幹魯僞胡沙補撒八往報之會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緩師耳幹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來拒遇于

沃里活水我軍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島初太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往往中道亡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既以克敵下城何爲多殺昔先太師宰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亡去既而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亡後日當有効用者至是東京人恩勝奴仙哥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先太師蓋謂世祖云未幾撻不野執永昌及鐸剌以獻皆殺之於是遼之南路係籍女直及東京州縣盡降以斡魯為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留烏春知東京事詔除遼法省賦

為太保右丞相無所書今歲疑是馬諸子勃疆而宗磐不與鶻懶相繼皆以逆誅心忌之熙宗厚於宗室禮遇甚海陵嘗與東德唐括辯私議主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大抵及篡立謂莫太廟韓王亨素號材武使攝右將軍嘗謂之曰爾勿以此職為輕朕嘗太宗諸子太疆得卿衛左可無慮耳遂與秘書監蕭裕謀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焉盡語在宗本傳中

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為右丞相無中書令進太保領三省事初宗幹謀殊宗究故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海陵心忌太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強主上

不宜優寵太甚及裒立猜忌益深遂與秘書監蕭裕謀殺
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
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
舊必無它意可布腹心事須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說軍民
無以外患為慮若太傅為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鎖里
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
妃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輒不喜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
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辯謂宗本言內侍張彥善相相太
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秉京留守在宗本何能
為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祇太傅便合為此
京留守下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大計又
於日近圖場內子決宗本因以馬一匹袍一領與玉克求
識物玉恐圖場日近易察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秘書監
蕭裕裕具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既與
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
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構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
知使玉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
營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壻近侍局副使耶
律闢离剌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
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改名子襄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

蕭王是日王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第默
檢蕭祚家逮旦暮王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爲人所累得
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屢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
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王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
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即
問汝汝但言宗本謀反如狀勿復異詞恐禍及汝家也裕
乃以巾服與王引見海陵問王王言宗本反具如裕
所教海陵遣使就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遷益都
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稟左宣徽使宣等家屬分置別所止
聽各以妳婢五人自隨既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四

幹魯古勃董宗室子也太祖伐遼使幹魯古阿魯撫諭諸
忽忽饗兩路係遼東北與遼節度使接不也戰敗之斬撻
不也酷薩嶺阿魯臺等十四太鸞皆降幹忽急饗兩路
亦降與遼都統實奚戰于咸州西敗之斬實奚于陣與奚
室克咸州陁滿忽吐以所部降于幹魯古郎部尸七千亦
來歸遂與遼將喝補戰破其軍數萬人太祖嘉之以爲咸
州軍帥幹魯伐高永昌于東京幹魯古以咸州軍佐之遼
秦晉國王耶律撻里來伐迪古乃妻室婆盧火等將二萬
衆合幹魯古咸州兵往擊之與突古辈叛入于遼居于東
京高永昌據東京大祖深之以歸幹魯古伐永昌以便宜

署胡突古為千戶散都虧北魯補皆無功亦以便宜除官及以便宜解撥撒合輦謀克解撥魯黃哥達及保等職皆非其罪太祖聞之盡復解撥魯古軍中往往闕馬而官馬多匿於私家遂檢括之耶律捏里佛頂遺斡魯古書請和斡魯古以捏里書并所答書來上且請曰復有書問宜如何報之詔曰若彼再來請和汝當以阿疎等叛亡索而不獲至於交兵我行人賫剌亦不遣還若歸賫剌及送阿疎等則和好之議方敢奏聞仍恐議和非實無失備御禦耶律捏里軍蔑黎山斡魯古以女一萬戶東京太祖使迪古乃妻室復以女一萬益之詔曰遼主失道肆命徂征惟爾降民士當體朕意捍命者討之服者撫安之毋貪俘掠毋肆淫戮所賜捏里詔書可傳致也詔捏里曰汝等誠欲請和當廢黜昏主擇立賢者副朕弔伐之意然後可議和約不然當盡并爾國其審圖之捏里復書斡魯古云降去人衆孛堇見還則當送阿疎等上曰疆埸事斡魯古等攻顯州知東京事完顏斡論以女來會即以女三千先渡遼水得降戶千餘遂薄顯州郭藥師乘夜來襲斡論擊走之斡魯古等遂與捏里等戰于蔑黎山

大敗遼兵追北至阿里真陂獲佛頂家屬遂圍顯州攻其
城西南軍士神篤踰城先入燒其佛寺煙焰撲人守陴者
不能立諸軍乘之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
皆降乾州後爲閻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徒成川
州人于同銀二州居之提里耳以書來請和幹魯古承前
詔以阿踈爲言答之駐軍顯州以聽命賜幹魯古等馬十
匹詔曰汝等力摧大敵攻下諸城朕甚嘉之遼主未獲人
心易搖不可恃戰勝而失備檢遼雙州節度使張崇降幹
魯古以便宜命復其職仍令世襲幹魯古久在咸州多立
功亦多自恣効里保雙古等訐幹魯古等幹

京可追襲而不追襲咸州積粟豐足而委數不以實及顯
州獲生口財畜多自取裡里孛剌束等亦告孛董富高麻
吉富論赤閭阿剌本乙剌等多取生口財畜遂以富代
爲咸州路都統閻哥亦崇寧中既代幹魯古治咸州初
迪古乃襲空奏攻顯州新降附之民可遷其富者于咸州
路其貧者徙內地於是詔使閻哥擇其才可幹事者授之
謀克其家若誠心歸附者擬爲猛安錄其姓名以聞饑貧
之民官賑給之而使閻哥母爲其高然云久之遼通祺雙遼
四州之民八百餘家詣咸州都統降上曰遼人賦斂無度
民不堪命相率來生不可使失望分置諸部擇善地以處

之太祖召幹當古自問之幹當古引伏閻哥鞫爲論等詔
降幹當古爲謀克而禁錮窩論等天輔六年討賊干牛心
山道病卒天眷中贈特進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大定
十五年謚莊翼

婆盧火安帝五代孫太祖伐遼使婆盧火徵迪古乃岳失
期杖之後與渾黙以四千人往助曼室銀术哥攻黃龍府
辭勃孛堇報孛得兄弟直擷里部人嘗寇耶懶路穆宗遣婆
盧火討之至何里門河辭勃孛僞降遂略馬畜三百而去
復充勃部掠二十五寨太祖復使婆盧火討之婆盧火渡
蘇爽河招降旁近諸部因錯丁壯

至特滕吳水散孛

得僞降復叛去執而殺之婆盧火至窩斡城聞之辭勃孛
遁去婆盧火破其城執其妻子辭勃孛遂降曰我之馬牛
財貨盡矣何以爲生婆盧火與之馬十匹直懶里部產良
馬太祖使統石烈阿喜孛堇等畜牧婆盧火及子婆速俱
爲謀克天輔五年摘取諸路猛安中萬餘家屯田于泰州
婆盧火爲都統賜新牛五十婆盧火舊若按出虎水自是
徙居泰州而遣拾得查端阿里徙劄麥撻孛等俱徙高唯
族子撒剌喝堂爲世祖養子獨得不徙太祖取燕京婆盧
火爲右翼兵出居庸關人敗遼兵遂取居庸關薊妃遂去都
監高六等來送款乞降詔古乃追薊妃至古北口薊妃已

過三日不及而還上令婆盧火胡實蚩率輕騎追之薩忽已逸去獲其從官統軍察剌宣徽查剌并其家族及銀牌二印十有一及迭剌叛婆盧火石古乃討平之其群官率衆降者就使領其所部太宗以皇弟名寘頭及銀牌給之同時有婆盧火者妻室平陝西婆盧火繩果監戰後為平陽尹西南路招討使終於慶陽尹泰州婆盧火守邊屢有功太宗賜衣一襲并賜其子剖叔八年以甲胄賜所部諸謀克天會十三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眷元年駐軍迪烈地懿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剛毅子剖叔襲猛安天德二年為泰州副都統子幹帶威將軍婁速宮特進子吾

札忽

吾扎忽善騎射年二十以本班祗候郎君都管從征伐有功授修武校尉皇統二年權領泰州軍平陝西至涇州大破宋兵於馬西鎮超遷寧遠大將軍襲猛安復以本部軍從宗弼權都統正隆末從海陵伐宋契丹反與德昌軍節度使移室蓮同討契丹許以便宜從事大定初除咸平尹駐軍泰州俄改臨潢尹攝元帥左都監與廣寧尹僕散渾坦俱從元帥右都監神土蓮解臨潢之圍契丹引衆東行吾扎忽追及于窊歷山押軍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助敵攻官軍官軍矢利泰州節度使烏里雅來救未至臨潢

與敵遇為里雅敗僅以數
中震駭將士不敢出戰敵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
里補率軍士數人持鎗刀循城應敵力戰斫刈甚衆敵乃
退泰州得完吾扎忽迺使謀克蒲靈渾徙百姓旁邑及險
阨之地以俟大軍明年聚甲士萬三千於濟州會元帥謀
能以寡敵衆而所往無不克號為鶻軍云
衍敗窩斡於長澤戰霧霖河戰閻泉皆有功改胡里改節
度使卒吾扎忽性聰敏有才智善用軍當出敵之不意故
闍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異母弟也高永昌據東京斡魯
征伐之闍母等為之佐已克瀋州城中出奔者闍母邀擊
有彼雖復叛終比皆吾民可縱其耕稼毋得侵掠勃菫蒙剮
斜鉢吾撻等獲契丹九斤與中平闍母為南路都統討回
离保詔曰回离保以烏合之衆保據險阻其勢必將自斃
若彼不出掠毋庸攻討耶律奧古哲等被回离保于景蘭
之間其衆遂潰張奫據平州叛入于宋闍母自錦州往討
之覺將以兵脅遷來潤濕四州之民闍母至潤州擊走張
奫軍逐北至榆關遣僕持書招之復敗奫兵於營州東北
欲乘勝進取南京時方暑甫退屯海壖逐水草休息使僕
剮蒙剮兩猛安屯灤州制未降州縣不得與覺交通九月
闍母破奫將王孝古於新安敗奫軍於樓峯口復與奫戰

於兎耳山閣母大敗太宗使宣
遂以閣母軍討竟又宗望破張
赴闕閣母連破僞都統張敦固遂克南京執敦固殺之上
遣使迎勞之詔曰聞下南京撫定兵民甚善諸軍之賞如
差等以給之又詔曰南京疆場如舊屯兵以鎮之命有司
運米五萬石于廣寧給南京潤州戍卒遂下宜州技又牙
山移其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詔以南路歲饑許田
猶其後宋童貫郭藥師治兵閣母輒因降人知之即具奏
諸在宋事中而宗翰宗望請伐宋於是閣母副宗望伐
宋宗望以閣母屬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請以為都統已監

戰事於是閣母為都統掃唱副之敗郭藥師兵于白河遂
降燕山以先鋒渡河圍汴宋人請盟將士分屯于安肅雄
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閣母與劉彥宗留燕京節制諸
軍八月復伐宋大軍克汴州諸軍屯于城上城中諸軍潰
而西出者十三萬人閣母擣懶分擊大敗之師還閣母為
元帥左都監攻河間下之大破敵兵萬餘於莫州宗輔為
右副元帥徇地淄青閣母與宗弼分兵破山谷諸屯宋李
成兵圍淄州烏林荅泰欲破之閣母克濰州迪古補木烈
速連破趙子昉等兵至于河上烏林荅泰欲破敵于靈城
鎮及議伐康王閣母欲先定河北然後進討太宗乃酌取

羣議之中使妻室取陝西宗翰宗輔南伐天會六年薨年四十熙宗時追封兵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正隆改封譚王大定二年徙封魯王謚莊襄子宗叙

宗叙本名德壽闍母第四子也奇偉有大志喜談兵天德二年充護衛授武義將軍明年授世襲謀克權御院通進遷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轉國子司業兼左補闕正隆幼轉符寶郎在宮職凡五年皆帶劒押領宿衛遷大宗正丞以母憂去官以本官起復未幾遷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改左驍騎都指揮使明年海陵幸南京宗叙至汴奏丹撒八反宗叙為咸平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以甲仗四千付之許以便宜宗叙出杏關取牛遮干廣寧闖世宗即位將歸之廣寧尹按荅海弟撚京勸宗叙乃還興中白善散紿石烈志寧使宗叙奉表降宗叙見世宗於梁魚務授寧昌軍節度使明年二月契丹攻寧昌宗叙止有女直渤海騎兵三十漢兵百二十人自將擊之遇賊千餘騎漢兵皆散走宗叙與女直渤海三十騎盡銳力戰身被二創所乘馬中箭而仆遂為所執居百餘日會賊中有臨潢民移剌阿塔等盜馬投之得脫歸宗叙陷賊久盡得其虛實見元帥完顏謀衍平章政事完顏元宜謂之曰賊衆烏合無紀律破之易耳於是帥府欲授軍職宗叙見謀衍貪鹵掠失事幾欲

歸白上不肯受職曰我有機密須面奏是夕乃遁去至廣
寧矯取驛馬馳至京師而帥府先事以聞上遣中使詰之
曰汝為節度不度衆寡戰敗被擒幸得脫歸乃拒帥府命
輒自乘傳赴都朕姑置汝罪可速還軍併力破賊宗叙附
奏曰臣非辭難者事須面奏不得不來遂召入乃條奏賊
中虛實及諸軍進退不合事機狀部大臣議皆以其言為
然是時已詔僕散忠義代謀衍為元帥進討於是拜宗叙
為兵部尚書以本職領左翼都統率宗寧為延昌副林
荅剌撒兵各千人號三萬佐忠義軍至花道遇賊與戰右
翼都統宋亨先敗走忠義亦引却宗叙勒本部遮擊之麾
帳下士三百捨馬步戰賊不得進大軍整列復至合擊
之賊遂敗去而元帥右監軍紇石烈志寧率軍至追及禹
翰於陷泉大破之復與志寧及徒單克寧追至七渡河復
大敗之元帥忠義遂留宗叙自從賊平入為右宣徽使宋
兵據海州將謀深入詔以宗叙為元帥右監軍往禦之宗
叙駐山東分兵據守要害敵不得西尋奉詔與左副元帥
紇石烈志寧議軍事四年宗叙入朝奏曰暑月在近頓
兵邊陲飛輓頗艱乞俟秋涼進發上從其請及還軍授以
成算賜襲衣弓矢九月渡淮宗叙出唐鄧比至襄陽屢戰
皆捷明年宋人請和軍還除河南路統軍使河決李固渡

分流曹單之間詔遣都水監梁鼎視河決宗叙言河道填
淤不受水故有決溢之患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
可塞它日不免決溢山東非曹單比也沿河數州驟興大
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扇誘構爲邊患梁鼎亦詰聽兩
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十年召至京師拜參知政事
上曰卿奏黃河利害甚合朕意朕念百姓差調官吏爲姦
率斂星火所費倍蓰委積經年腐朽不可復用若此等類
百孔千瘡百姓何以堪之卿參朝政擇利而行以副朕心
及與上論南邊事宗叙曰南人遣諜來多得我事情我遣
諜之多不得其實蓋彼以厚賞故也上曰彼必厚利誘諜

入徒費其貲何能爲也十一年奏詔巡邊六月至軍中將
戰有疾詔以右丞相紇石烈志寧代宗叙還七月病甚遺
表朝政得失及邊防利害上見其遺表傷悼不已輟朝遣宣徽使敬嗣暉致祭賻銀
千兩綵四十端絹四百匹上謂宰臣曰宗叙勤勞國家他
人不能及也初宗叙嘗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廩粟既
省者無艱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勞得專農業上善其
言而未行也十七年上謂宰臣曰戍邊之卒歲冒寒暑往
來當休以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奪其農時敗其生業朕
甚閔之朕欲使百姓安于田里而邊圉彊固卿等何術可

以教此左丞相良弼曰邊地不堪耕種不能久成所以蕃
代耳上曰卿等以此急務爲卜事耶往歲參政宗叙嘗爲
朕言此事若宗叙可謂盡忠於國者矣今以兩路招討司
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詳定以聞朕
將親覽上追念宗叙聞其子孫家用不給詔賜錢三千貫
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同修國史上柱國臣 脫脫 等奉
經筵事都總裁

敕修

妻室　活女　謀衍

仲　本名石古乃　海里　銀朮可

斡英　本名撻懶　麻吉子沃劇　按里速

習古迺

妻室字斡生衍完顏部人年二十一代父白荅爲七水諸
部長太祖克寧江州遣妻室招諭係遼籍女直遂降移燉
益海路太鸞照撒等叛乃平遼剌赶山復敗遼兵擒兩

將軍既而益畏稽首願降路隘進兵咸州克之諸部相繼來降獲遼北女直係籍之戶遼都統耶律訛里朵以二十餘萬衆來戍遼太祖擊古城次寧江州西召婁室婁室見上于軍中上見婁室馬多疲乏以三百給之使隸左翼宗翰霆與銀术可總兵衛其中聚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復與銀术可戍遼及九百突營等部來降則與銀术可攻黃龍府上命完顏浑黑婆盧火石烏乃以兵四千助之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宗翰等下金山縣使婁室分兵二千沿山逃散之人耶律淳捏里軍蔡山幹魯古婁室等破之遂取顯州太祖取黃龍府婁室請曰黃龍一都會且僻遠苟有變則鄰部扇而起請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諸路謀克命婁室為萬戶守黃龍府進都統從杲取中京與希尹等襲走迪六和尚雅里斯等敗奚王霞末降奚部西節度訛里剌遼主自鴈門濼西走婁室等追至白水濼獲其內庫寶物婁室遂與闍母攻破西京復與闍母至天德雲內寧遼東勝其官丈皆降獲阿疎夏人救遼兵次天德婁室使突撚補攔以騎二百為候兵夏人敗之幾盡阿土罕復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脫歸時又兩諸將欲且休息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彼將以我怯即來攻我矣乃選千騎與習失扶離速往斡魯

壯其言從之妻室遲明出陵野嶺留拔離速以兵二百據
險守之獲生口問之其帥李良輔也將至野谷望見夏
人恃衆而不整方濟水為陣乃使人報斡魯妻室分軍為
二迭出迭進退轉戰三十里過宜水斡魯軍亦至合擊
敗之遼都統大石犯奉聖州壁龍門東二十五里妻室照
里馬和尚等以兵取之生獲大石其衆遂降遼闢里剌守
奉聖州無城遁去後與宗望追遼帝妻室蒲察以二十騎
候敵敗其軍三千人于三山右子人將翻奉聖州潘察復
敗之擒其主帥而還夏人也兵於可敦館宗翰追妻室成
朔州築城於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萬

擒其帥趙公直其後復擒遼帝余都谷獲之賜鐵券惟
死罪乃笞之餘罪不問

原率衆十萬出壽陽之繞恐宋兵數千於榆次

宋張灝南山谷州城南

葛速救南速與戰斷大

及其屬駙溫泉方山唐

復招降遼州及榆社遼

等自平陽道先邏河南

遇當與偵進習失之

伏兵三千又敢之

南遂降河陽晉至潼關渡渭渡涇京城中兵來拒戰
胃失逆擊敗之西京留守韋安軍壁縣降撒剌
答敗宋兵於巴谷於是榮陽鄭州中牟相次皆降宗
翰已與宗望會軍于汴遣蒲察徒魯宰師趨陝津攻河東郡縣
之未下者阿离土罕敗敵于河上撒拔敗敵于陝城下鶻
沙虎降殽州守陴卒三百人遂克陝府習古乃桑忠破陝
之散卒于平陸西北活女別破敵於平陸婁室破蒲解之
軍二萬盡覆之安邑解州比降遂克河中府降絳慈隰石
等州宗翰往洛陽使婁室取陝西敗宋將范致虛軍下同
華二州克京兆府獲宋制置使唐重遂克鳳翔阿鄰等破

宋大兵於河中翰魯破宋劉光世軍於馮翊訛訛特剌桑忠
敗敵於渭水遂取下邽宗翰會宗輔代康王命婁室蒲察
專事陝西以婆盧火繩果駙戰潼泉等禹敵於蒲城及同
州皆破之婁室渡渭察克邠州破臨真延安府遂降綏
德軍及靜邊寨十六復破青澗城宗安撫使折
可求以麟府豐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婁室婁室欲去之賽里不可曰此與夏
皆降而晉寧軍又不下婁室所部九寨
鄜且生他變城中無井
其水城中遂困乏位石乙啓郭門降諸將率兵入城守將
徐徽言據子城戰三日眾潰徽言出奔獲之使之拜不聽

臨之以兵不為動懃之軍中使先降者諭之使降徽言大
罵與統制孫昂皆不屈乃并殺之遂降定安堡渭平寨及
鄜坊二州於是婁室渡黃河攻守延安鄜坊州皆降還守蒲州延安鄜坊州皆叛
府輯安之別將幹論降延昌寧京兆叛婁室復討平之
遂與阿盧補謀里也至三原訛可金阿骨欲擊淳化兵敗
之婁室攻乾州已拔甬道列礮見而州降遂進兵克邠州
軍于京北陝西城邑已降之皆潮復叛於是睿宗以右副
元帥總陝西征伐時婁室有疾睿宗與張汝霖戰于富平
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張浚軍遂
敗睿宗曰力疾麾戰以徇王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
加也以所用犀玉金鍍器及甲冑弓馬七匹與之天會八
年薨十三年贈泰寧定難節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師皇統
元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豳王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
王配享太宗廟庭謚莊義子活女謀衍石古乃
活女年十七從攻寧江州力戰創甚扶出陣間太祖憑高
望見問之知是婁室子親撫賜藥歎曰此兒他日必為
名將其攻濟州敗敵八千與敵遇于信州移剌本陷于陣
活女力戰出之敵遂北敗耶律佛頂等兵于潞州及宗翰
以兵襲奚王霞末活女以兵三百敗敵二千從攻乙室部

敗之破其二營逆刺部族叛率二謀克突入大破之活女
常從妻室圍太原宋將种師中以兵十萬來援活女擊敗
之大軍至河無船不得渡妻室遣活女循水上下活女率
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大軍於是皆
繼之宋將郭京出兵數萬翹妻室營活女從旁奮擊敵亂
遂破之師還破敵於平陸渡得其船以濟又以兵破敵於
張店原時屯留大平翼城皆有重敵並破之又分兵取陝
西浦州降留活女鎮之攻鳳翔活女先登賓宗定陝西諸
文為都統進攻涇州敗其兵王開山以兵拒歸路遂戰再
擊再敗之遂降京兆鳳翔諸縣妻室盡襲合扎猛安代為

黃龍府路萬戶天眷三年為元帥右都監遷左監軍元帥
府罷改安化軍節度使歷京兆尹封廣平郡王以正隆例
改封代國公進封隋國公謚貞濟卒年六十一

謀衍勇力過人善用長矛[illegible]天眷間死牌印祇候授顯
武將軍權符寶郎皇統四年其兄活女襲濟州路萬戶以
親管與吉猛安讓謀衍朝廷從之權濟州路萬戶八年為
元帥右都監天德三年為順天軍節度使歷河間臨潢尹
數月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撒八反謀衍往討之是時世
宗為東京留守自將討括里還遇謀衍于常安縣盡以甲
士付之世宗還東京完顏福壽高忠建率所部南征軍亡

歸東京謀衍亦率其軍來附即以臣禮上謁遂殺高存福
李彥隆等謀衍福壽忠建及諸將吏民勸進世宗即位拜
右副元帥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拒不受
命謀衍伐之遇其衆于建州之境皆不肯戰彥敬志寧遂
降二年正月謀衍率諸軍討蠡斡會兵於濟州合甲士萬
三千人過泰州至木虎崖乃拾輜重持數日糧輕騎追之
是時窩斡新敗于泰州將走濟州謀衍兵至長樂南獲其
謀者知敵將由別路邀糧運遂分軍往迎之敵吏糺者來
降謀衍用其計因夜趨往邀敵輜重忽大風不能燧火路
暗莫相辨比曉纔行三十餘里將至敵營將士少憩謀衍
率善射者數十騎往視之而都統志寧克猛等已敗敵衆
二萬餘於長樂追殺甚衆敵遂西遁志寧軍先追及於霫
惟克寧軍追躡謀衍託馬弱引還懿州上聞之下詔切責
謀衍以僕散忠義為右副元帥代之紇石烈志寧為右監
軍代完顏福壽而謀衍子斜哥暴橫軍中詔勒歸本貫謀
涉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窺取北京西攻三韓縣
衍至京師以為同判大宗正事世宗責之曰朕以汝為將
汝不追賊當正汝罪以汝父憂寧有大功特免汝死汝雖
非宗室而授以職汝勉之未幾速頻路軍士术里古告

斜哥寄書與謀衍謀反有司并上其書世宗察其誣詔鞫
告者木里古欵伏遂誅之召謀衍謂之曰人有告卿子為
反謀者朕知卿必不為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初
窩斡方熾上使溫迪罕阿魯帶守古北口及窩斡敗于陷
泉入于奚中率諸奚攻古北口阿魯帶因其妻生日輒離
軍六十里賊衆聞之來襲殺傷士卒甚衆阿魯帶坐除名
詔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通以兵三千會舊屯兵擊之擒
賊黨猛安合住未幾醫料平乃還七年出為北京留守上
御便殿賜食及御服衣帶佩刀謂之曰以卿故老欲以均
勞逸故授此職卿其勉之改東京留守封榮國公大定十
一年薨年六十四謀衍性忠厚善擊毬射獵時論以為雖
智略不及其父而勇敢尚
仲本名石古乃體貌魁偉
統軍愛沖才欲使通吏事
應對如響嘗嘆曰此子
襲詰克天德元年備其兄
州刺史以母憂去官起知積石軍事轉同知河南尹正
隆六年伐宋為神勇軍副都總管與六軍北還除同知大
興尹將兵二千益遼北屯軍備契丹遷西南路招討使兼
天德軍節度使政尚忠信決獄公平蕃部不敢欺邊召為

左副都點檢宿衛嚴謹每事有規矩後來者守其法莫能易也世宗嘗謂侍臣曰石古乃入直睟寢益安五年宋人請和為經國不稱臣仲為報問使仲請與宋主相見禮儀世宗曰宋主親起立接書則授之及至宋一一如禮正隆用兵宋人執商州刺史完顏弗能以歸至是仲取守能與俱還上嘉之轉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遷河南路統軍使仲曰卿在禁近小心畏慎河南控制江淮為國重地卿益勉之賜廐馬金帶玉吐鶻復有罪解職久之起為西北路招討使改北京留守海里妻室族子體貌豐偉善用猶妻室為黃龍府萬戶海里從徙於孰吉訛母從妻室追及遼主於朔州阿敦山遼主從數十騎逸去妻室遣阿里及术得往見遼主諭之使降遼主已窮蹙待於阿敦山之東妻室圍獲之賞海里金五十兩銀五百兩幣帛二百匹細二百兩磨宗經略陝西海里戰却吳玠軍於涇邠之南尋遣修棧道宋人恐棧道成以兵來拒破其兵賞銀五百兩五十兩奴婢十人天眷元年擢宿直將軍與定宗鞫宗濛之亂再遷廣威將軍除都水使者改西北路招討都監復州濊州刺史耶盧椀群牧使送刺部族節度使同知東京留守事改武寧軍節度使廣寧尹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

銀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是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
決乃使習古迺銀术可進曰臣聞之惰告太祖且言遼國之狀
體銀术可等還具以遼政事太祖決意伐遼蓋自銀术可等發之太祖與耶律訛里朵
戰于達魯古城遂兵二十餘萬銀术可與宗翰衝其中
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七敗遼軍凡九陷陣輒戰而出七敗遼軍銀术可爲謀克遂與妻
室成邊後與妻室渾黙烏古乃等攻黃龍府敗遼
兵萬餘于白馬濼太祖拒遼京銀术可寸達魯古城收國
二年分鴨捺阿懶所遷謀克二千戶以銀术可爲謀克屯
寧江州遼大冊使習泥烈來上使諸軍過江屯駐遼曳剌麻荅十三人在
士八人縱火於渾河以絕窮牧銀术可獲之乃知遼邊吏
乙薛使之太祖命釋之從都統杲克中京銀术可與習古
迺蒲察胡巴魯率兵三千 于窊王霞末于京西七十里霞
末棄兵遁遼主西奔天德銀术可以兵絕其後遼主遂見
獲後從宗翰伐宋圍太原宗翰進兵至澤州及宗翰還西
京太原未下皆命銀术可留兵圍之招討都監馬五破宋
兵於文水節度使耿守忠等敗宋黃迪兵於西都谷所殺
不可勝計宋樊瓌施訛高豐等軍來救太原分據近部銀
术可與習失盃魯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於太谷

宋兵據太谷祁縣阿鶻懶拔离速復取之种師中出井陘
擾榆次救太原銀术可使斡論擊之破其軍活女斬師中
於殺熊嶺進攻宋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川谷大敗之撒里
土敗宋軍於回馬口郭企忠斬宋軍於五臺及宗翰定太
原與宗望會兵于汴銀术可等攻汴城克之師還銀术可
降岢嵐寧化等軍攻嵐州拔之招降火山軍與希尹同賜
鐵券宗翰趨洛陽賽里取汝州銀术可取鄧州殺其將李
撒等薩謀魯入襄陽拔离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檎轉運
使劉吉鄧州通判王彬拔离速破唐蔡陳三州克潁昌汝
汝古質別克舊潁昌宗翰會伐康王銀术可守太原天會

十年爲燕京留守天會十三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
八以正隆例贈金源郡王配饗太宗廟庭大定十五年謚
武襄改配享太祖廟庭子斡論初仆角太祖見而奇之年
十六父銀术可授以甲使從伐遼常爲先鋒授世襲謀克
宗翰自太原還西京銀术可圍守之斡論與弟拔离速完顏婁室
宋兵數萬救太原至南關銀术可向拔离速斡論以刀斷其腕
等擊之當隘巷間一卒揮
一卒復從旁以槍刺之斡論追殺之拔太原下河

東諸州攻汴京皆有功與都統馬五徇地漢上至上蔡以
先鋒破孔家軍睿宗攻開州彀英先登流矢中其口睿宗
親視之劒未愈強起之攻大名府第功宗弼第一彀英次
之攻東平彀英居最授保寧節度使襲宋康王于揚州彀英為先
鋒授崇遠追宋孟后於江南彀英前行趨潭州宋大兵在
彀英以五百騎敗之獲馬二百匹遂攻常武拔崇遠以諸
軍為大陣居其後彀英以五百騎為小陣當前行距兵
馳宋軍宋軍亂遂大敗之拔崇遠觀其周旋嘆賞之其後
河東郡縣多叛彀英以先鋒攻絳州克之復攻沁州飛砲
擊其右臂歸營中諸軍攻沁州三日不能下別將骨被
強起彀英指麾士卒遂克之攝河東路都統從左監軍徇
剌余睹招西北諸部彀英將騎三千五百平其九部獲牛
口三千馬牛羊十五萬以先鋒破宋吳山軍再戰再勝遂
迫宋兵于隘死者不可勝計宋兵遁去宗弼再取和尚原
彀英以本部破宋五萬人遂奪新义口宗弼留兵守之是
夜大雪道路皆冰和尚原宋兵勢重不可徑取宗弼用彀
英策入自傍近高山叢薄間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
彀英請速入大散關自以本部為殿以脩伏兵宗弼至仙
人關彀英先攻之宗弼止之彀英不止宗弼以刀背擊其

塊鑒使之退彀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而取之後必悔之已而果然宗弼嘆曰既往不咎乃班師彀英殿且戰且却遂達秦中齊國初廢元帥右監軍撒离喝駐驛撫治諸郡至同州故齊觀察使李世輔出迎陽墜馬稱折臂辭歸撒离喝與彀英方索馬于外變起倉卒世輔自壁後突出執撒离喝彀英不得入城門已閉皆有兵衛至東門合荅雅領騎三十餘與彀英遇遂斬門者出而世輔擁衆自西門出彀英與合荅雅襲之一進一退以綴世輔使不得速世輔慮救兵至乃要撒离喝與之盟勿使追之留撒离喝於道側彀英纔其聲與騎而歸除安遠大將軍攝太原尹四境咸治兼攝河東南北兩路兵馬都總管朝廷以河南陝西與宋已和復取之師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道隘騎不得逞彀英請兵五百薄暮先使五十人邀山巔令之曰旦日視敵出擊臧指其所向乃以餘兵伏山谷間明日城中人出鬨如前山巔旗舉伏兵發宋兵爭馳入城彀英麾軍登城援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後者望見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元帥撒离喝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東軍彀英曰我退守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撒离喝

喝曰計將安出彀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來彀英與斜補出各以選騎五百擊其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按察遠曰三子當其左右掎角速當其前衝可以得志撒离喝從之吳玠左右軍少退拔离速當其前衝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吳玠兵果自西原來彀英斜補出擊之遂敗玠軍僵尸枕藉大澗皆蒲自此蜀人喪氣不敢復出關陝遂定歷行臺吏部工部侍郎從宗弼巡邊遷刑部尚書轉元帥左都監天德二年遷右監軍元帥府罷改山西路統軍使領西南北兩路招討兵馬坐無功降臨海軍節度使歷平陽太原尹正隆末為中都留守兼西北面都統討契丹撒八駐軍歸化州世宗即位於遼陽使彀英姪阿魯瓦持詔徃歸化命彀英為左副元帥就遣使召陝西統軍徒單合喜宣大之改元詔赦于西南西北招討司河東河北山東諸路州鎮調猛安軍屯京畿阿魯瓦見彀英彀英猶豫未決士卒皆欲歸世宗彀英不得已乃受詔以元帥令下諸路聚泥馬槽一萬貝諸路聞之以為大軍且至然後遣人宣赦所至皆聽命大定元年十一月彀英以軍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請至府議事彀英疑璋有謀

陽許諾排節仗若將徃者遂率騎從出施仁門駐兵通

州見世宗于三河詔殼英以便宜規措河南陝西山東邊
事二年正月至南京遂復汝潁嵩等州縣授世襲猛安入
拜平章政事罷為東京留守未行改濟南尹初殼英宿將
恃功在南京頗瀆貨不恤軍民詔使問以邊事殼英不答
謂詔使曰爾解何事待我到闕奏陳及召入竟無一語及
邊事者在相位多自專已所欲輒自奏行之除留守輒忿
答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上怒遂改濟南上數之曰
朕念卿父有大功于國卿舊將亦有功故改授此職卿宜
知之若復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殼英頓首
謝父之改平陽尹致仕起為西京留守以母憂去官尋以
本官起復俄復為東京歷上京詔曰上京王業所起風俗
正風俗檢制宗室持以大體十五年致仕久之史臣上太
宗賡宗實錄上曰當時舊人親見者惟殼英在詔修撰溫
日趨詭薄宗室聚居號為難治卿元老大臣最所聽服當
迪罕締達往訖京就其家問之多更定焉十九年薨年七
十四最前後以功被賞者十有一金為兩二百五十銀為
兩六千五百綿為疋八百綿為兩二千馬三百十有四牛
羊六千五百奴婢百三十人
麻吉銀术可之母弟也年十五隸軍中從破高麗安下寧
江州平係遼女直克黃龍府皆身先力戰以功為謀克繼

領猛安破突兵千餘自幹魯古攻下咸信潘州及東京諸
城麻吉皆有功都統杲取中京與稍合胡拾荅別降蒙里
迪部屯兵高州以兵援豪刮李董大破敵兵復敗恩州兵
五萬人討平遼人聚中京山谷者降三千餘人戰于高州
境上伐矢射之中目遂卒麻吉大小三十餘戰所至皆捷
沃側年十七隸軍中從拔黔遠擊遼將馬五敗之麻吉死
領其職宗望伐宋至河上宋兵屯于河外以二舟求伺我
師乃遣沃側率勇士數輩以一舟往迎之盡俘以還襲康
王於江淮間沃側皆與焉師還駐東平及廢齊屯兵河北
招降劣近諸營多獲畜產兵仗軍糧以甲馬從攻
陝西為右翼都統攻城破敵官與有功師還駐
華州防禦使屬關中歲飢盜賊充斥沃側裹兵討平之部
以無事郡人列狀乞留不報未幾除迪列部族節度使改
涉剌部用蕉入為都水使者秩滿同知燕京留守事為西
北路招討使撒八秩滿已數月肖其俸祿不即解去沃側
發其事撒八反沃側遇害
拔離速銀术可弟夫輔六年宗翰在北安州將會斜也于
窊干領遼兵奄至古北口使速銀术可往希尹妻室曰此易與耳請以
之渾黙請濟師宗翰欲自往

千人爲公破之渾黙以騎士三十人前行至古北口遇其
游兵逐入山谷遼人以步騎萬餘迫戰七騎五人渾黙退
據關口希尹妻室至援兵連訛謀罕胡實海推鋒奮擊大
破之斬馘甚衆盡獲甲冑輜重希尹與撒里古獨裴滿突
撚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三百餘匹妻室拒戰人出陵野
猶留援兵連以兵二百據險守之銀术可圍太原近縣先
已降宋軍來救太原者復據太谷祁縣援兵連阿鶻懶復
取之宋姚古軍隆州谷援兵連爲管勾太原府路兵馬事
走之天會四年克太原援兵連復敗之張灝兵出汾州又擊
復與妻室敗宋兵于文水遂從宗翰圍汴與銀术可略地
襄鄧入均州還攻唐蔡陳三州皆破之克潁昌府遂與秦
欲焉五襲宋康王于揚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天會十五
年遷元帥左都監宗弼定河南撒离喝經略陝西至涇
州援兵遠大破宋軍于渭州德順軍皆降陝西平遷
元帥左監軍加金吾衛上將軍卒謚敏定
習古迺亦書作實古迺掌與銀术可俱往遼國取阿踈還
這遂人可取之狀太祖始決意伐遼矣婆盧火取居庸關
蕭妃自古北口出奔太祖使習古迺追之不及後爲臨潢
府軍帥討平迭剌其群官率衆降者請使就領諸部太宗
賜以空名宣頭及銀牌使以便宜授之獲遼許王宗雄駙

馬都尉蕭乙辛遼望在紇里水雅里自立不知果在何
處至是始知之於是徙遼降人於泰州時暑未可徙習古
迺請姑處之嶺西及習古迺築新城於契丹周特城詔置
會平州烏虎里部人迪烈劃沙率部族降朝廷以撻僕野
爲本部節度使烏虎爲都監習古迺封還撻僕野等官誥
以便宜加撻僕野散官填空名告身授之及録上降附有
勞故官八百九十三人朝廷從之於是迪烈加防禦使爲
本部節度使劃沙加諸司使爲節度副使知迪烈底部事
撻馭荅加左金吾衛上將軍節度副使知突鞠部事阿奈
加觀察使爲本部節度其餘遷授有差以扈高城之地分
賜烏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其未墾者聽任力占射
久之領咸州烟火事天輔六年完顏慎思所部及其餘未
置猛安謀克戶口命習古迺通閱具籍以上天會十年改
南京路軍帥司爲東南路都統司習迺古爲都統移治東
京鎮高麗

贊曰金啓疆土斡魯斡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盧火妻室
最先封泰州之邊圍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閻母之勤
勞南路妻室之經營陝西銀术可之圍守太原勞亦至矣
斡魯古之不治闍母之敗譴罰之亟諸將惴焉夫能以弱
小終制疆大其效驗與銀术可習古迺觀人之國而知其

可伐古語云國有人覩善矣夫

列傳第十

列傳第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官臣脫脫奉

勃修

阿里合蒻 本名斡論

宗翰 本名阿土古

宗道 本名八十

宗雄 本名謀良虎

宗尹 本名阿里罕

希尹 本名谷神

阿鄰

守貞 本名左厲

阿离合蒻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戰年十八臘醅麻產起兵據暮稜水烏春窩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臘醅麻暮稜水人尚反側不自安使阿离合蒻往撫察之與斜鉢

合兵攻窩謀罕烏春已死衆城遁去後從撒改討
平留可阿离合懣功居多太祖擒蕭海里使阿离合懣獻
俘于遼太祖謀伐遼阿离合懣實贊成之及舉兵阿离合
懣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离
合懣昱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
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太祖即位阿离合懣與
宗翰以耕具九爲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
敬而受之頃之爲國論乙室勃極烈爲人聰敏辨給几一
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
斜葛同修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
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
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強記
人不可及也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祖宗舊
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
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
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爲奏奏
有誤語即哂之宗翰從傍爲改定進奏訖薨年四十九上
聞阿离合懣臨喪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真賢
臣也哭之慟及葬上親臨熙宗時追封隋國王天德中改
贈開府儀同三司隋國公大定間酈饗太祖廟廷議曰剛

憲子賽也斡論賽里子宗
晏本名斡論景祖之孫阿里合蘇次子也明敏多謀略通
契丹字天會初烏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籌策召問
稱旨乃命督扈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
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才得成列未可以
歲月破也乃具舟楫艤江令諸軍據高山連木爲柵多張
旗幟示以持久討聲言俟大軍畢集而發乃潛以舟師浮
江而下直擣其巢遂大破之據險之衆不戰而潰月餘一
境皆定師還授左監門衛上將軍爲廣寧尹入爲吏禮兩
部尚書皇統元年爲北京留守改咸平尹徙東京天德初
封葛王入拜同判大宗正事進封宋王投世襲猛安海陵
還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銀牌二累封豫王許王又改
越王貞元初進封齊時近郊禁圍獵特畀晏三百人從獵
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幾爲
睦薄尹遂致仕還居會寧海陵南伐世宗爲東京留守將
士皆自淮南來歸晏之子愿里乃亦自軍前率衆來歸世
宗白彥敬等在北京聞愿里乃等逃還使會寧同知高国
勝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鶻嘗補
馳驛促之晏遂率宗室數人入見即拜左丞相封廣平郡
王晏劣弼曰未幾兼都元帥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礼

畢上將猶有司已風備晏諫曰遼事未寧畋游非所宜也
上嘉納之因謂晏等曰古者帝王虛心受諫朕常慕之卿
等盡言毋隱進拜太尉復致仕還鄉里是歲慶詔有司致
祭賻贈銀幣甚厚

宗尹本名阿里罕以宗室子充護衛改牌印祇候襲
謀克爲右衛將軍歷順天歸德鄭化唐古部族潢海軍節
度使正隆南伐領神略軍都總管先鋒渡淮取揚州及瓜
洲渡大定二年改河南路副都統駐軍諸州之境是時宋
隔汝州殺刺史烏古孫潑及漢軍二千人宗尹遣萬戶
孛术魯定方完顏阿喝懶爽谷清臣烏古論三合渠雅訛
只將騎四千往攻之遂復取汝州除大名尹副統如故頃
之爲河南路統軍使遷元帥左都監除南京留守上曰卿
年少壯而心力多滯前任點檢京尹勤力不怠而處事迷
錯勉修職業以副朕意賜通犀帶廐馬八年置山東路統
軍司宗尹爲使遷樞密副使録其父功授世襲蒲與路兵
河猛安并親管謀克除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上問宰
臣曰宗尹雖才無大過人者而性行淳厚且国之舊臣昔
爲達官卿等尚未信也朕欲以爲平章政事何如宰執皆
曰宗尹爲相甚協衆望即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国公兼太
子太傅是時民間苦錢幣不通上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

之物積於上者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為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錢大定初軍事未息調度不繼故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悉宜罷去上曰卿留意百姓朕復何慮太尉守道老矣捨卿而誰於是養馬等錢始罷他日上謂宰臣曰宗尹治家嚴密他人不及也顧謂宗尹曰政事亦當如此矣有頃北方歲饑軍食不足迓議輸粟賑濟或謂此雖不登而舊積有餘秋成在近不必更勞輸靴宗尹曰国家平時積粟本以備凶歲也必待秋成則饑者衆矣人有捐瘠其如防戍何上從之宗尹乞令子銀术可襲其猛安會太尉守道亦乞令其子神果奴襲其謀克

丑承襲人不識女直字者勒令習學世宗曰此二子吾識其一習漢字未習女直字自今女直契丹漢字皆學其一者即許承襲遂著于令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問宰臣曰宗尹何為不入朝太尉守道以疾對上曰丞相志寧嘗言若詔遣征伐所不敢辭宰相之職實不敢當宗尹亦嘗此意耶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上曰臨潢烏古里石壘歲皆不登朕欲自南道往三月過東京謁太后陵寢五月可達上京春月鳥獸孳孕東作方興不必覓田講事卿等以為何如宗尹曰南道歲熟芻粟賤宜如聖旨遂由南道往焉世宗至上京聞同簽大宗正事宗寧不能撫治上京宗

室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上謂宗尹曰汝察其事宜懲戒之宗尹奏曰隨仕之子父没不還本土以此多好游蕩上命召還宴宗室于皇武殿擊毬為樂上曰賞賜宗室亦是小惠又不可一槩遷官欲令諸酋分收捕其間人材孰可者宗尹對曰奉國斡準之子按出虎豫國公昱之曾孫阿魯可任使上曰度可任何職更訪其餘以聞詔以按出虎阿魯為奉御二十七年乞致仕世宗曰此老不事事從其請可也宰臣奏曰舊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總天下事非養老之地若不堪其職朕亦有愧焉如賢者在朝利及百姓四方瞻仰朕亦與其光美宰臣無以對宗尹入謝上曰卿久任外官不聞有過失但恨用卿稍晚今精力似衰矣當事至煩若勉留卿則四方以朕為私卿亦不自安也頃之上問宗尹子汝父致仕將若何所其子曰聚屬既妥不能復在京師上遣使問宗尹曰朕欲留卿時相從游卿子之言如此今定如何宗尹曰臣豈不欲在此但餘閑之年猶在輦下恐聖主心固耳既衰老臣不忍擅棄時時得瞻望天顏臣豈敢他往鄉里故老無存者雖到彼尚將與誰游乎於是賜甲第一區凡宴集畋獵皆從焉二十八年薨

宗室本名阿土古系出景祖太尉阿离合懣之孫性勤厚有大志起家為海陵征南都統戰瓜洲渡功最歷祁州刺

史大定二年爲會寧府路押軍萬户擢歸德軍節度使時方旱蝗宗寧督民捕之得死蝗一斗給粟一斗數日捕絶移鎮鎮昌軍改知臨黄府事移天德軍世宗嘗謂宰臣曰宗寧智慮雖淺然所至人皆愛之即命爲行軍右翼都統爲賀宋正旦使累遷兵部尚書授隆州路和鬬猛安烈里没世襲謀克出知大名府事徙鎮利涉軍俄同簽大睦親府事宗寧多病世宗欲以涼地處之俾知咸平詔以其子符寶郎面爲韓州刺史以便養無幾入授同判大睦親事拜平章政事明昌二年薨宗寧居家約儉如寒素臨喪明敏其鎮臨潢鄰國有警宗寧聞知乏粮即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知得粟即遁去邊人以爲幹亂後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此

宗道本名八十上京司屬司人系出景祖太尉訛論之少子也通周易孟子善騎射大定五年充閤門祗候累除近侍局使右丞相烏古論元忠左丞僕散揆等嘗稱其有所竊議宗道即密以聞世宗嘉之授右衛將軍出爲西南路副招討章宗即位改同知平陽府事陝西路副統軍左宣徽使移剌仲方舉以自代除西北路招討使改事諸部賀焉八百餘丘宗道辭不受諸部悦服邊部順治提刑司

察廉召為殿前右副都點檢尋除陝西路統軍使以鎮靜得軍民心特遷三階兼知京兆府事時夏畢俾長安令取太白湫水步迎於遠郊及城而雨是歲大稔人以為精意所感刋石紀之承安二年為賀宋正旦使尋授河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覘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貲五千餘貫三年不償萬理索為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其明後乞致仕朝廷知非本心改知河中府有惠政民立像於廳觀以時祭之移知臨洮以病解泰和四年卒贈龍虎衛上將軍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為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歲能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日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既長風表奇偉善談辯多智略孝敬謹慤人愛敬之康宗沒遼使阿息保來弔馬至靈惟階下擇取賜賜之焉太祖怒欲殺阿息保宗雄諫太祖乃止太祖將舉兵宗雄曰遼主驕後人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蕭海里而我兵擒之太祖善其言攻寧江州勃每兵銳甚宗雄以所部敗渤海兵以功授世襲千户謀克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雄推鋒力戰功多達魯古城之役宗雄將右軍身先士卒戰遼

兵當右軍者已却上命宗雄助左軍擊遼兵宗雄繞遼兵後擊之遼兵遂大潰乘勝逐北日昃圍之黎明遼兵突圍出追殺至乙吕白石而還上撫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不濟以御服賜之及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馳門諸將皆曰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不然遼兵雖衆而皆庸將士卒惴惴不足畏也戰則破之掌握間耳上曰善追及遼帝于護步谷岡宗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狹擊遼兵馬首後行者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宗雄功執其手勞之以御介胄及御戰馬寶貨奴婢賜之斜也攻泰州宗雄與宗幹妻室取金山縣行近白鷹林獲候者七人縱其一人使歸縣人聞大軍至遁潰遂下金山縣與斜也俱取泰州太祖自將取臨潢府遣宗雄先啓行遇遼兵五千宗雄與戰大軍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撻不野降上以其女與宗雄賞其啓行破遼援兵之功也既而與蒲家奴按視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上從之由是徙萬餘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也西京既降復叛時粮餉乏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雄黃金百兩衣十襲

及如妲等與宗翰等擊敗守思奔七千于西京之東四十里大破之迎謁太祖于鴛鴦濼從至歸化州疾篤宗幹問所欲言宗雄曰國家大業既成主上壽考萬年肅清四方死且無恨天輔六年薨年四十太祖來問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群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陣勇決少見其比賻贈加等詔合扎千户駙馬石家奴護喪歸葬於歸化州仍於所建佛寺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而神色不變器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訖疾歸家卧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凡金國初建立法定制皆與宗幹建白行焉及與遼議和書詔契丹漢字宗雄與宗翰希

尹其事而材武過人挽強射遠幾三百步嘗走馬射三麾皆中其二復彎弓馬踴躍而下控弦如故遂發滿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兔適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輕健如此

天眷中追封太師齊國王正隆二年加秦漢國王正隆二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追封楚王謚威敏配享太祖廟廷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蒲魯虎按荅海阿鄰孫常春胡里剌胡剌鵰魯荅札怕入訛出初宗幹納宗雄妻海陵衔之及篡位使宿直將軍晁霞牌印閻山往河閻因宗雄妻於府署明日與其子婦及常春兄弟荅札之子

七人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濠水六定十七年詔有司收葬初蒲魯虎襲猛安蒲魯虎卒贈金紫光禄大夫子桓端襲之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桓端卒子梟頻未襲而死章宗命宗雄孫蒲帶襲之蒲帶六定末累官同簽大睦親府事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帶為北京臨潢提刑使詔曰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蹙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杜撓乃事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或謂廉問使者頗以厚薄立殿最以問望相率徇已臣等復為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嘗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於即位之初行之及九路提刑使朝辭于慶和殿上曰建立官制嘗猛得中凡軍民事相涉者均平決遣紓東家人部曲勿使沮擾郡縣事令以司獄隸提刑司惟無獄汙無冤耳既退復遣近臣諭之曰卿等皆妙簡才良付以專責盡心舉職別有旌賞否則有罰明年蒲帶乃襲猛安云

阿鄰頴悟辯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幼時嘗入宮熙宗見而奇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年十八授定

遠大將軍爲順天軍節度使天德二年用廉遷益都尹兼
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歷泰寧定海鎮西安國等軍節度
海陵南伐以爲神勇武平等軍都總管由壽州道渡淮與
勸農使移剌元宜合兵三萬爲先鋒是歲十月至廬州與
宋將王權軍十餘萬戰于拓皐鎮渭子橋敗之至和州南
復與王權軍八萬餘會戰又敗之追殺至江上斬首數千
級上即位于遼陽海陵死大軍北還將渡淮而舟楫甚少
軍士爭舟不得亟渡阿隣得生口知可涉處識以柳枝命
本部涉濟既至北岸而諸軍之爭渡者果爲宋人邀擊之
及入見上聞阿鄰淮上戰功只以全軍還還兵部尚書監
督經畫征高麗諸軍糧餉授以金牌一銀牌四窩斡敗還
至懿州以疾卒喪至京師上命致祭于永安寺百官赴吊
賻銀五百兩重綵三十端紵絹百匹

按荅海又名阿魯紹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輕發有父之
風年十五太祖賜以一品鎗二十餘御球場分朋擊球連
勝三籌宗工舊老咸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荅海爲班首
太宗喜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天眷二年襲
父猛安除大宗正丞以猛安讓兄子喚端加武定軍節度
使奉朝請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金源郡王進封譚王
遷同判大宗正事別授世襲猛安海陵將遷中都按荅海

諫曰燕祖宗興王之地而他徙非義也海陵不悅留之上京久之進封鄆王改封魏王除濟南尹按荅海不堪卑濕多在病告海陵聞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奪王爵改廣寧尹世宗即位于東京赦令至廣寧弟燕京勸按荅海拒弗受按荅海受之會海陵遣使至城下按荅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遼陽勢不能抗耶且從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譙樓與使者語指斥乘輿不遜及諸郡皆詣東京按荅海兄弟亦上謁有司議既拜令復有異言持兩端請伊誅之上曰正隆剪刈宗室歷不可數尤按荅海爲弟所惑耳於是釋按荅海乃誅燕京不數日復判大宗正事册遷太子太保封蘭陵郡王改勸農使海陵時自上京徙河間土瘠詔按荅海一族二十五家從便遷居近地乃徙平州詔給平州官田三百頃宗州官田一百頃進金源郡王致仕大定八年召見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幾人卿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預巡幸琢獵宴會十四年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曰汝輩勿以生富貴中而爲暴矣宜自謙退海陵以猜忌剪滅宗室我以純謹得免死耳汝輩惟日爲善勿墜吾家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陣或從太祖或從撒改或興諸將征伐比有功金人初無文

字書勢日強與鄰國交好通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譜之文直太字熙宗所撰譜之小字遼人迪六和尚雅里斯奔中京走希尹與迪古乃婁室余睹襲之迪六等聞希尹兵復走遂降其旁近人民而還奚人落虎來降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節度使訛里剌訛里剌以本部降宗翰駐軍北安使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涅烈知遼主獵于鴛鴦濼宗翰遂請進兵宗

翰將會都統杲于奚王嶺遼兵屯古北口使婆盧火將白二百擊之渾黽亦將二百人爲後援渾黽聞遼兵衆請益兵宗翰欲親往希尹婁室曰此小寇請以千兵爲公破之渾黽至古北口遇遼遊兵逐之入谷中遼步騎萬餘迫戰死者數人渾黽據關口希尹等至大破遼兵斬馘甚衆盡獲甲冑輜重復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遂與宗翰至奚王嶺期會於羊城濼宗翰襲遼帝于五院司希尹爲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明日希尹得降人麻哲言遼主在漠委輜重將奔西京幾及遼主于白水濼南遼主以輕騎遯去盡獲其內庫寶物遂至西京西

京降使蒲察守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遼主而還及宗翰入朝希尹權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是時夏人已受盟遼主已獲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國與婁室書責諸帥棄盟軍入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書且奏曰聞夏使人約大石取山西諸郡必臣觀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軍入其境不知信與否也大石合謀不可不察其嚴備之及大舉伐宋希尹為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主以歸師還賜希尹鐵券除常赦不原之罪餘擇不問宗翰伐康王希尹追之于揚州康王三遯去後與宗翰俱朝京師請立熙宗為儲嗣太宗遂以熙宗為諳班勃極烈熙宗即位希尹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希尹為相有大政皆身先執咎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許罷為興中尹二年復為左丞相兼侍中俄封陳王與宗幹共誅宗盤宗雋三年賜希尹詔曰師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捻於聽聞遂致章敗遂賜死并殺右丞蕭慶并希尹子同修國史祀荅符寶郎漫帶是時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皇統三年上知希尹實無他心而死非其罪贈希尹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之蕭慶銀青光禄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謚貞憲孫守道守貞守

能守道自有傳

守貞本名左麟貞元二年襲祖谷神謀克大定改元收充符寶祇候授通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遷北京留守移上京坐安置契丹户民部内娶妻杖一百除名二十五年起爲西京警巡使世宗愛其剛直授中都左警巡使遷大興府治中進同知改同知西京留守事御史臺奏守貞治有善狀世宗因謂侍臣曰守貞勳臣子又有材能全勝其兄守道它日可用也章宗即位召爲刑部尚書兼右諫議大夫守貞與修起居注張暐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閤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皇帝視朝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緣侍從官每遇視朝正令侍立自来左司上殿諫官修起居注不避或侍從官除授及議便遣始令避之比来一例令臣等廻避及香閤奏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所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録何所開說似非本設官之義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上從之尋爲賀宋生日使還拜參知政事時上新即政頗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貞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厲精無倦耳久之進尚書左丞授上京世襲謀克明昌三

年憂旱天子下詔罪己守貞惶恐表乞解職詔曰天當時兩薦歲為災所以警懼不逮方與二三輔弼圖回遺闕宜思有以助朕修政上荅天戒消沴召和以康百姓卿達機務朕所親倚而引咎求去其如思助何守貞褒辭乃出知東平府事命參知政事夾谷衛諭之曰卿勳臣之裔早登膴仕才用聲績朕所素知故嗣位之初擢任政府于今數載毗贊實多既久任繁劇宜均適逸安矧內外之職亦當更治今特授卿 是命東平素號雄藩兼比年飢歉正賴經畫卿其為朕往綏撫之仍賜金幣廐馬以寵其行它日上問宰臣守貞治東平如何對曰亦不勞力上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誠有餘矣右丞劉琦曰方今人材無出守貞者淹留于外誠可惜也上默然尋改西京留守監察御史蒲剌都劾奏守貞前宴賜北部有取受事不報右拾遺路鐸上章辯之四年召拜平章政事封蘭國公上御後閤召守貞曰朕以卿乃太師所舉故特加委用然比者行事多太過門下人少慎擇復與丞相不協以是令卿補外載念我昭祖太祖開創以來乃祖佐命積有勳勞茲故召用卿其勉盡乃心與丞相議事宜相和諧率循舊章無輕改革因賜玉帶併以蒲剌都所彈事與之曰朕度卿必不爾故以示卿舊制監察御史凡八員漢人四員皆進士而女直四員

則文資右職參注守貞曰監察乃清要之職流品自異俱
宜一體純用進士一日奏事次上問司吏移轉事守貞曰
今吏權重而積弊深移轉為便上嘗歎文士卒無如党懷
英者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渢王庭筠甚有時譽上曰出倫
者難得耳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然國家培養久則
人材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舉之法惟女直漢人進
士得人居多此舉更宜增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
太定後才許敘使經童之科古不常設唐以諸道表薦或
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為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
十人因為常選天德間言事以停罷陛下即位復立是科朝
廷寬大放及百數誠恐積久不勝銓擬復
品又言節用省費之道並嘉納焉先是前
上以其家產均給諸王尸部郎中李敬
上又以董壽為宮籍監都管勾並下尚
下欲以允蹈等家產分賜懿親恩命已
減諸王弓矢府尉司其出入至以為賜人無害如董壽罪
人也特恩釋之已為幸矣不宜更加爵賞上是守貞所言
自明昌初北邊要有警或請出女擊之上曰今方南議塞
河而復用兵於北可乎守貞曰彼憂突厥吾國今一懲之
後當不復來明年可以見矣上因論守禦之法守貞曰惟
稍裁減以清流
員議守貞奏陛
山恐不可改公已
王允蹈等伏誅
言恐因之生事

統以前故事捨此無法耳守貞讀書通法律明
朝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雜亂無
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
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善類援援後進朝
廷正人多出入門下先是上以疑忌誅鄭王允蹈後張汝
弼妻高陀斡獄起意又若在鎬王允中時右諫議大夫賈
守謙上疏陳時事思有以寬解上意石拾遺路鐸繼之言
尤切直帝不悅守貞恃其事獄久不決帝疑有黨乃出守
貞知濟南府事仍命即辭前舉守貞者董師中路鐸等皆
補外上語宰臣曰守貞固有才力至其讀書方之眞儒則
未也然太邀權譽以彼之才而能平心守正朝廷豈可少
離今茲令出蓋思之熟矣俄以在政府日嘗與近侍竊語
宮掖事而妄稱奏下有司鞫問守貞款伏奪官一階
解職遣中使持詔責諭之曰挾姦罔上古人常刑結援養
交臣之大戒孰謂予相乃蹈厥辜爾本出勳門寖登膴仕
朕初嗣位亟欲用卿未閱歲時乃為宰輔每期納誨共致
太平蓋求所長不考其素技擢不為不峻任用不為不專
曾報効之弗思輒私權之自樹交遘近侍密問起居窺測
上心預圖趨向繇患失之心重故欺君之罪彰指所無之
事而妄以肆誣實未始有言而謂之嘗諫義豈知於歸美

意專在於要君其飾詐之若然豈爲臣之當耳復觀彈奏益見私情求親識之援而列布宮中縱罪廢之餘而出入門下而又先有官使歛爲已恩謂皆涉於回邪不宜任之中外質之清議固所不容撰之乃心爲得無愧姑從輕典庸示薄懲仍以守貞不公事宣諭百官於尚書省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禦使五年改部羅火札石合節度使過關上賜手詔責諭之令赴職又之遷知都府事時南部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安撫乃移知濟南府卒上聞而悼之勑有司致祭賻贈禮物依故平章政事蒲察通例詔曰肅守貞剛直明亮凡朝廷論議及上有所問皆傳經以對凡遷官貴人皆未嘗舉劾幹賚長辭敬爲使僕數那也取部人毬杖丙技即便彈奏自今監察御史職事修舉然後遷除不舉職者大則降罰小則決責仍不得去職尚書省奏守能丙臧俱不至五十貫抵罪奚沙而補鮮見君官并解世襲謀克上曰此舊制之誤君官犯除名者與世襲併罷之非犯除名者勿罷遂著于令特詔守能杖二百除名征伐之功豈不備哉